

發揚歷史文化

佛教文化

復興中華佛教

THE BUDDHIST CULTURE

輯特尼印、度印問訪師大初東



14

像佛之塔佛婆閻尼印

版出社化文教佛



典大額寺奘玄題額統總 持主度印在師大初東



演講會大慶國節十雙僑華答各齋加於師大初東



攝所下樹提菩道成爲世於師大初東



前塔所伽於攝師法讓悟與師大初東

中印兩國人民應記取歷史上的教訓

東初法師講
悟謙記錄

——在加爾各答雙十節國慶大會上講——

一、中印文化的精神

中印兩國，同為世界愛好和平的民族，一個是受孔子化育的民族，一個是佛化的民族，因此中印文化的精神，同以和平為主的仁愛的文化；一個講究禮讓，一個講究慈悲。所以中印兩國二千年來和平相處，從未發生過不愉快的事件，而兩國不獨在地理上相聯接，而歷史文化的交流尤為密切。從紀元一世紀起至十一世紀為兩國文化交流最盛的時期。我國佛教沙門西赴印度，求取佛法，多達二百人左右。印度的梵僧相繼東來，傳譯經典，亦不下百餘人。兩國文化溝通在最高潮的時期，亘兩世紀。當時由印度傳入中國的，不僅為大小乘經論，並把印度天文、算學、曆法、醫學、因明學、工藝等輸入中國。因此，印度文化對中國文化發生了極大的影響。隋唐時代，佛教文化發達到最高潮的時期，蔚為亞洲文化的中心。當時遠東日本、韓國、以及越南、柬埔寨，經常有佛教沙門至長安留學，研究佛法，即西域各國亦多有佛教沙門至長安，外國留學生，多至三千餘人。

中印兩國同為世界文化的古國，同為和平文化。中國文化的精神，是以「信義和平，忠恕禮讓」為本，所以中國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是講究信義和禮讓的，中國人既以忠恕禮讓為本，不特不與人作無禮的爭奪，更表現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及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的精神。印度文化的精神，是以慈悲、布施、無我為主。印度人既以慈悲為本，決不會有殘暴的行為；既行布施，也就不會有侵略的行動。由於無我，也就不會有自私自利的打算。由於這種和平王道文化蘊蓄在兩國人民思想中，不僅奠定中印兩國二千年來親善邦交，並且揭起兩國人民共同理想，因此，中印兩國領土接壤長達二千四百餘公里，過去從未發生領土的爭論，實為世界上美談。

今日佛教在印度，雖不及往昔發達，然在印度歷史上最光榮的文化，仍然為佛教文化，最能導致人類世界永遠和平的，也唯有佛教。當紀元前三三〇年亞歷山大東征印度的時候，發起領導印度國民擊退亞歷山大的大軍的，正是服膺佛陀救世教人主義的旃陀羅多。而實際統一五印度版圖的，又是篤信佛陀的阿育王。由於阿育王積極展開佛教文化，派遣九師分向印度以外宣傳佛法，西達地中海、埃及、敘利亞等地；北越蔥嶺，遠達中亞一帶。南至錫蘭，東到緬甸、泰國、高棉等地，於是喜馬拉雅山邊緣

文化一躍而為世界文化，並榮居領導地位。

西元七世紀以後，印度佛教已逐漸衰落，到了第八世紀中葉，印度固有婆羅門教興起，十三世紀回教崛起，只有雪山邊緣的尼泊爾仍保有大乘佛教；以及南方錫蘭島小乘佛教。中印兩國國民思想，從此趨向於貪欲，失去了崇高理想。十五世紀以後，印度遭受異族侵略，再沒有捨身取義悲天憫人救世義士出現了。終於淪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的奴役，印度國民對於這一段悲慘歷史的教訓，當比我們認識更為清楚。這全由於廢棄了大乘佛教思想所致。

二、中印兩大民族的救星

中印兩國，近百年來所遭受外來文化思想壓迫，幾乎完全相同。中國在文化、經濟、政治因受帝國主義不斷侵略與壓迫，滿清政府又軟弱無能，致國家淪為次殖民地地位。幸有領導國民革命，推翻滿清政府的中山先生出世。印度在英帝國主義殖民地桎梏下呻吟了一百多年，才有領導印度國民反抗殖民地政策的聖雄甘地先生出世。中山先生與聖雄甘地，不僅為中印兩國民族的救星，也是二十世紀亞洲及世界最偉大的政治家，中山先生革命的目的，不僅為中國一國一族而奮鬥，乃為拯救亞洲及世界被壓迫的弱小民族而革命。所以中山先生臨終時，猶以「聯合世界弱小民族共同奮鬥」，遺告革命同志。中山先生這種偉大的遺教，不特貫徹了中國五千年來王道文化，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的精神，並且實踐了大乘佛教自利利他救世教人的大願。由於中印兩大民族在歷史上有這許多的共同點，所以我們始終認為中印兩國是一家，是好兄弟。這次本人訪問印度佛教聖地，更有特別親切的感覺。今日中印兩國人民一個奉行中山先生主義，一個服膺聖雄甘地的理想，於是在先天與後天都替中印兩國人民奠定深厚的友誼。

在印度復國的前後，我國政府與人民對印度國民獨立的運動，曾寄予熱烈的支持，民國二十九年戴季陶先生訪問印度，不僅增進中印兩國友誼，並為日後將總統訪印鋪路。民國三十一年，即一九四二年二月，我國總統蔣公伉儷於赴開羅會議途中，為實踐中山先生的遺教及中印兩大民族共同理想，訪問印度，並與聖雄甘地舉行會議，積極支持印度國民獨立的要求，並把這種積極支持的正義正告世界。這種偉大正義與深厚的友誼，

復興印度佛教

李鳳芳譯語

——東初法師在加爾各答摩訶菩提學會演講——

今天承摩訶菩提學會秘書長吉那拉坦那 (Venble N. Jinaratana) 舉行盛大歡迎晚會，本人深切的感謝！今天我們能在偉大的佛陀降生的國土內會聚一堂，我們雖然國籍不同，種族不同，語言文字不同，乃至性別不同，但是我們却同一信仰，同一法統，同在偉大的佛陀慈光化育下長成。所以我們在一起感覺到更加親熱如同一家的好兄弟姊妹一樣，心中更有說不盡的愉快和興奮，使我們的信心更加堅定，我們的友誼更加密切，我們目標更趨一致，使我們更能接近真理。

我十分贊同印度國會議員蘇爾先生 (SIR M. M. SUR) 所說的：「要我們大家學佛的慈悲，學佛的偉大。」今天人類在世界上所以不能和平相處，就是缺少了佛陀的慈悲心，同情心，以及無我的觀念。所以互相猜忌、仇恨、欺詐、殘殺，使人類淪於悲慘苦惱的世界中。我們要想人類世界永遠的和平，唯有弘揚佛法，消滅人類互相猜忌、仇恨、殘暴的心理，人類始有和平的希望。

佛教在印度，雖不及以往的興盛，但佛教思想仍瀰漫每個人思想中。印度的國民，寧可忍受他國的侵略，殘殺，和欺詐。但從來絕不肯侵略另一個國家，或殘殺另一個民族。始終以忍耐，慈悲，愛護一切國土，一切的人民，這是印度國民愛好和平的特徵。

六十五年前達摩波羅居士，以復興印度佛教，創建這座摩訶菩提學會這位秘書長吉丹拉坦那法師繼承達摩波羅居士的遺志，對復興印度佛教所作的努力，無論在印度、在亞洲、在歐洲，都有他的足跡，和他的心聲，已使印度佛教接近復活的邊緣，這是值得吾人欽佩的！

近二十年來，自由中國的佛教，並不因為大陸撤出而降低對大陸，對亞洲，對世界人類的影響力。反而因人類和平越趨受到威脅，人類越覺到恐慌，而人類世界更需要佛教來救濟自由中國在英明的 蔣總統領導之下，社會各種建設，突飛猛進，人民生活富裕，信仰自由，各種宗教都能自由發展，所以佛教對大陸，對亞洲，對世界人類的影響力一天比一天大。自由中國的國民，百分之九十八是信奉佛教，在東南亞，以及在世界各地的華僑，並不因旅居國外而改變他們的信仰，仍多保持對祖國宗教文化的信心。近來在基督教勢力支配下的美國，我們也開闢了許多新的弘法道場，若美洲佛教會，中華佛教會，美國佛教總會，佛教講堂、禪堂，最近又在紐約新建了一座大乘寺，這些佛教道場，都是應旅居美國的華僑及美國人

(下接第六頁)

猶在兩國人民記憶之中，更值得兩國人民永遠的懷念。

三、今日兩國共同的敵人是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中國對日戰爭犧牲了幾千萬生命，損失了無數的財產，才贏得最後勝利，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這不獨使中國解除了百年來不平等條約，並且使亞洲鄰國，若印度、韓國、越南、柬埔寨、菲律賓、緬甸、錫蘭、印尼，都乘此機會獲得獨立。這證明了中國的勝利，對亞洲各國自由獨立的運動，都有莫大幫助。半世紀來，中國的勝敗，直接影響了亞洲各國的安危，尤以蔣總統所領導的國民政府，最為顯著。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蔣總統北伐成功後，堅決的清共，使國際共黨赤化中國大陸延遲了二十年。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由於蔣總統領導全國軍民堅決的對日戰爭，終於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使日本欲獨霸亞洲的迷夢粉碎。不僅如此，由於中國牽掣日本數百萬大軍在中國大陸，因而影響了德意兩國在歐洲及非洲的戰爭。因此，中國戰勝日本，不獨使亞洲弱小民族獲得獨立，並使非洲無數弱小民族，也都從英、法、荷帝國主義羈絆中獲得解放自由。這又證明了蔣總統在北伐時所說：「中國之革命，即友邦之幸福」。所以自由中國勝敗與亞洲及世界前途都有密切的關係。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由於盟國對於國際共產黨陰謀認識不清，雅爾達會議出賣了中國主權。使蘇聯乘機進入東北，把日本軍閥遺留下來的大批軍用物資移交給中共，於是造成亞洲長期的禍亂。而導致韓戰及越戰的發生，直接影響了中南半島的和平。這證明國際共產黨征服世界的野心。中印兩國和平相處二千年，從未發生武裝衝突，竟然發生，這又證明了國際共黨為亞洲一切禍亂的根本。所以國際共黨不僅破壞了亞洲和平，也摧毀了中國革命的理想，並且破壞了中印兩國二千年來深厚的友誼！假使不使盟國在雅爾達會議出賣中國主權，以致蔣總統日後撤退大陸。不獨不會有韓戰，也不會有越戰，更不會中印邊境有衝突。這又證明了 蔣總統一日不回到大陸，則亞洲乃至世界就沒有和平的希望。今日欲想實現亞洲永遠的和平，唯有中印兩國人民通盤合作，共同奮鬥，加緊聯繫，擊敗兩國共同的敵人！

中印兩國為安定亞洲實現世界永遠和平的柱石，今春在臺北，在印度，都曾舉行中印友誼週。這是喚起中印兩國人民共同合作的開始，我們認為今後中印兩國人民友誼必需更進一步展開：

一、中印兩國人民應記取兩國歷史上教訓，及兩國當前共同敵人是誰？

二、中印兩國人民必需更進一步合作，互相訪問；兩國文化必需擴大交流，交換留學生，使中印文化交流恢復到六七兩世紀時的盛況。

玄奘法師在中印文化史上之地位

東初法師講
悟謙記錄

——在加爾各答培梅中學講——

葉校長，諸位老師，諸位親愛的同學們，今日承蒙葉校長的盛意，要我來與諸位同學見面，隨便談談，這是我最高興的事。因為我們同屬黃帝的兒孫，今日在海外能相聚一堂，這是何等的幸運呢？同時，諸位雖在海外，還要讀祖國的書，學習祖國的文字，可見諸位對祖國文化的信心很深，不僅未因身居外國，就為外國文化所同化，並且能在異國發揚光大祖國的文化，使祖國文化在海外能蒸蒸日上，這是多麼可喜的事？但是諸位將來的責任與使命也就重大了。因為諸位身在印度，就負有傳播祖國文化的使命，及改善中印兩國人民友誼和兩國文化交流的責任。

因此，今天我特提出「玄奘法師在中印文化史上之地位」一題，與諸位談談。玄奘法師，是一千三百四十四年前留學印度的我國高僧。俗姓陳，是中國河南省人。幼年出家，對於中國佛教經典及六藝之學，都很有研究。因他對於舊譯經典，不甚滿意，乃於唐貞觀元年（六二七）隻身橫渡亞洲大陸，步行五萬餘里，來到印度留學，周遊五印度，歷經一百一十餘國，於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回到長安，在印度十有七年，所得大小等經論，凡六百二十七部，後經法師譯出者，總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因此，法師在中印文化關係史上，其顯著的貢獻，約有四點：

一、他是傳播中華文化的先鋒

中華文化傳播海外，一向賴駐外使節，或留學生、商人、僧侶。在兩國沒有邦交以前，則商務與留學生、僧侶，都可自由往來。尤以僧侶的身份，是屬於超然的地位，更可自由往來，兩國文化關係，就因此得以溝通。七世紀初的玄奘，就以留學生及僧侶雙重的身份來到印度，他來印度的目的，固然在求取佛法，同時也負有傳播中國文化的責任。我們試觀他與當時戒日王的問話，就可知道他對傳播中國文化，所收的效果。

王問曰：「師從支那來，弟子聞，彼國有秦王破陣樂歌舞之典，未知秦王是何人？復有何功德致此稱揚？」

玄奘曰：「玄奘本土人懷聖賢之德，能為百姓除兇剪暴，覆潤羣生者，則歌而詠之。上傳宗廟之樂，下入閭里之謳。秦王者即支那國今之天子也。未登皇極之前，封為秦王。是時天地版圖，蒼生無主，原野蠻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妖星夜聚，冷氣朝凝。三河苦封豕之貪，四海困長蛇之毒。王以帝子之親，應天策之命，奮戎振旅，撲剪鯨鯢，鉞鉞戈，肅清

海縣，重安宇宙，再耀三光，六合懷恩，故有鼓詠」。

王曰：「如此之人，乃天所以遺為物主也」。見——大慈恩傳——由此可知法師對傳播中國文化所收的效果，是何等的偉大。同時，師不僅譯梵為漢，並梵譯老子道德經，及馬鳴菩薩之大乘起信論，以遺印度，是故法師譯經，不獨東被，並兼西傳，是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最得力的人物。

二、他是溝通中印文化的偉人

中印兩大民族，同為世界文化的古國，又同為聖化的民族（一為孔子，一為釋迦），因受天然環境阻礙，使此兩大文化古國，不易發生接觸。漢武帝開闢西域，張騫出使大夏，僅聞有身毒國（印度）及浮圖之教，並未能使其發生直接的關係。然由於我國歷代高僧，不屈不撓的毅力，終克服一切困難和阻礙，從漢至唐七百年間，絡繹不絕前往印度求法的高僧，多達二百人左右。使中印文化得以溝通，其極盛時期，亘兩世紀，不僅傳入印度大小乘顯密經論，完成中國佛教的建設。並輸入印度曆法、天算、因明、醫學、工藝、諸種學說。就中以玄奘成就最為特色。法師留印十七年，博究五印方言，精造教義奧蘊。歸國以後，創制新譯，移植佛經原義。遂開譯經史上之新紀錄。從貞觀十九年起至龍朔三年十月，二十年間，共譯出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二十年間，自立功課，無棄寸陰，以一人之効力，譯出一千三百餘卷經典，平均每年譯出六十七卷。最後四年間，從顯慶五年至龍朔三年十月，平均每年譯出一百一十七卷，如此不朽的功業，非惟中國佛教史上空前，即世界學術史上亦屬罕見，其所携回之梵本，僅譯出十分之一，倘假以年月，將所携回之梵本，盡成漢譯，則嘉惠我國學界又不知如何？實未可預料。

三、他是史地學的權威 法師所譯唯識法相經論，其對我國唯識學史上固有重大貢獻。但其所撰大唐西域記，所記中亞、西域、印度各國一百三十餘國歷史、地理、文化、宗教、政情、語言、種族、聖蹟，極為詳實。取材之廣，記事之精，實為任何地理史籍名著所不及，可說於史地學上獨步古今，殆為今日治中亞史地之重要資料。試與其他西行高僧作一比較。法顯西行，為時十五年，遊歷三十餘國，所得經典遠不及法師，其所撰的佛國記，對於西域南海各國史地亦多言及，然終不及法師所記之詳實。悟空留印四十年，智猛留印三十七年，義淨留印二十五年，其留學

年代雖多於獎師，就中唯義淨稍有成績可言，其餘皆遠不及獎師。義淨所撰南海寄歸內法傳，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所記述南海各國歷史、文化、風俗、異聞，尚有足多參考價值，但其內容詳實及範圍之廣，又都不及獎師。因此，大唐西域記，不僅為國人研究中國與中亞印度各國歷史文化重要的資料，即今日印度學人欲整理七世紀印度與中亞各國歷史文化關係，亦非借重大唐西域記所記七世紀各國史地不為功。否則，無法從黑暗中獲見光明。今有英、法、日等譯本。

四、他是國家民族的英雄 玄奘法師，不獨為佛教高僧，亦復為國家民族的英雄，其獻身於中印文化所作輝煌的貢獻，至足感人。他對中印佛教之交，不僅於國家有重大貢獻，而於民族亦復有重大的光榮。當其留學印度時，其為融和空有二宗，乃著「會宗論」三千頌，其為制諸外道作「制見論」。為宣揚大乘真義，戒日王在曲女城，為其設無遮大會，集合五印度婆羅門外道，請獎師發難大乘真義，獎師所立真唯識量頌，懸於曲女城，經十八日，竟無一人敢問。其威振五印度，環宇傾服。當其歸國時，各國國王大臣及諸民衆，紛紛贈送禮物，別時哭聲震天。其抵達長安時，道俗出迎者數十萬衆。唐太宗垂問獎師西行經過，乃命撰大唐西域記。大唐西域記，不啻為日後高宗遠征西突厥所提拱之藍圖，使大唐領土，東自高麗，西至波斯，其領土之廣，曠古未有。當獎師呈上戒日王禮品，太宗隨於六四六年派遣王玄策前往答聘，於是中印兩國邦交得以建立。因此，獎師不僅為溝通中印文化的先驅，且為建立中印邦交的發起人，故其畢生對中印文化交流所作輝煌的貢獻，乃屬空前絕後的偉績。諸位同學，今日是中國文化衰落的時代，也是中印兩國邦交斷絕的時期。我們每一中華兒女都有光大中華文化及敦煌中印邦交的責任，尤其是身在印度的同學們，其責任更加重大，希望諸位同學要記取玄奘法師為中印文化交流及敦煌兩國邦交的貢獻，我們要向玄奘法師看齊，要學習玄奘法師為學的精神。他是中國最偉大的留學生！

他是中國佛教的高僧，也是中華民族的最偉大英雄，是中印文化史上的偉人，我們要記取他，我們要效法他。

民國六十年十月廿六日

(上接第四頁)

民而設立的。最近加爾各答的華僑們，已發起興建玄奘寺以紀念獻身於中印文化交流的偉人——玄奘大師，並欲以此喚起中印兩國人民記取這位有功於中印文化交流輝煌的史家，以改善中印兩國人民友誼。我們的總統對此有功於中印兩國友誼的偉人，特別重視，乃頒題玄奘寺額，以資勉勵。玄奘寺將來，可與摩訶菩提學會分擔復興印度佛教的責任。我們不僅欲復活印度佛教，並且要作佛法弘化的努力。在偉大佛陀慈光化育下，達到互敬、互愛、互助的目的，人類始可得救，世界始可和平，我們復活印度佛教的責任，庶可達成。(民國六十年十月十一日)

(上接第八頁)

三、人類唯有藉宗教信仰可以溝通

這次我仗三寶加被，能滿多年來的夙願，那就是朝禮佛陀八大聖蹟。我在印度的時間，雖不太多了。但所接觸的印度人，却不少，包括大學教授、校長、國會議員、以及軍人、政客、學者。因此，我發現一個真理，那就是人類思想唯有藉宗教信仰可以溝通，當我訪問聯合省梵文大學兩位教授，一為巴利文佛學系主任，一為梵文佛學系主任。由於我們國籍、種族不同，語言又不通，却因同一信仰，同一法統的關係，所以我們相見不特心聲相通，思想也溝通，而興趣又一致，於是我們相見如同一家人的好兄弟。

當我們談到印度精神時，我就率直的說：印度精神，乃印度傳統優良文化所鑄成，而佛教又為集印度一切優良文化之精華。今日在亞洲乃至世界，至少有五億人接受佛教信仰，這都是擁護印度文化的人，所以印度在世界上，永遠不會孤立的。只是我們如何運用、團結這五億羣衆力量？我們果能善於運用，團結同一信仰的力量，不特可壯大印度精神，並可安定亞洲，實現世界永遠的和平。

兩位教授對我的意見，表示贊同。接著就是如何實現這個偉大的理想問題。我說只有中印兩國人民通盤合作，團結，發揚我們同一信仰文化的精神。於是提出我國僑青年至該校留學的問題。他們表示歡迎，並答應不要繳學雜費用，唯入境問題，要經內政部許可始可入學。

以上所講，僅屬印度佛教一般的現象，但佛教在印度，不僅已在復興中，並且很可能將為領導世界佛教的中心。最顯著的趨勢：

一、將來世界佛教研究中心，仍在印度。以那爛陀大學及梵文大學研究佛學計劃，及興建中的世界佛學研究所設十所佛學研究所計劃觀之，一旦成立，必將集合世界各國佛學專家學者於一堂以研究各國佛教各乘、各宗、各派，以求融會貫通，發揚光大，殆將為世界佛學研究發揚的中心。

二、佛教雖起源於印度，但已不屬印度一族所有。今欲發揚佛教學術思想的光輝，必需透過梵、巴、藏、中、日各種語文研究各國佛學思想發展史，及其精義。印度那爛陀大學及梵文大學，即以此一理想目標設立碩士班，博士班專修梵、巴、藏、中、日各種語文，以研究亞洲佛教發展的意義。

三、印度佛教，於七世紀以後，已逐漸衰微。而大乘佛教的思想，早已傳入中國與西藏。今日八聖地雖有泰國、緬甸、錫蘭等佛寺，但他們所推行的純屬小乘佛教。今後我們應如何配合那爛陀大學及梵文大學的計劃，以及興建中的世界佛學苑，選拔優秀僧伽至印度留學。將中國大乘佛教移植印度，恢復七世紀以前印度大乘佛教的精神，實為吾人應有的責任。

印度佛教的現狀

東初講

——在星加坡菩提蘭若講——

諸位法師，諸位居士。今天承演培法師邀來與諸位見面。我是昨天從印度朝聖，經曼谷來到星加坡。諸位想必很關心印度的佛教，現在不妨就以「印度佛教現狀」一題，對諸位講講。

一、八聖地的遺蹟

佛教在印度，雖不及以往興盛，但佛教思想仍瀰漫每個人思想中，印度政府對佛教八聖地的遺蹟，也都能予以保護。但是現在的八聖地，僅有釋迦牟尼佛成道處菩提伽耶塔，最為完整，尚能保持原始形狀，高聳雄偉，殆為八聖地遺蹟中碩果僅存者。其餘聖地若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藍毘尼、王舍城、靈鷲山、鹿野苑、涅槃場、七葉窟，僅有其名，不是斷壁殘垣，就是一片廢墟，僅靠各國所建寺廟來點綴。實令人不勝悲感。仰念世尊在日，靈鷲山法華會上，天龍八部千萬聽眾，今日竟成廢墟，渺無人烟，淒涼萬分。佛說世界空虛，萬物無常，一點也不錯！

現在八聖地，亞洲各佛教國家，若我國、泰國、緬甸、錫蘭，都建有各國佛廟。日本於靈鷲山，也興建了一座佛塔。八聖地與中國佛教關係最為密切，八聖地可以說為中國的八聖地，因為中國佛寺最多，共有五所。並沒有一所印度佛寺。就中以鹿野苑中華佛寺為最古，即室利笈多大王所造之古支那寺，次為菩提場中華大覺寺，靈鷲山中華寺，舍衛國雙林寺，祇樹給孤獨園華光寺，再加上兩各答中華佛寺，這些中國佛寺，都屬近幾十年，中國旅印比丘所建，現都有中國比丘住持。八聖地共有中國籍比丘七人，比丘尼一共八人。就中以福金、善修、仁證三人年齡最大，多八十多歲。本照、鎮參、廣清、楚源，都六十以上的人。以善修比丘最年青，亦五十歲矣！八聖地中的中國比丘，竟能在異域天地沒有錢、沒有勢力的環境中；以不怕吃苦，不畏艱難的志氣，興建佛寺，用報佛恩。以莊敬自強，忍辱負重，不屈不撓的毅力，來表現中華民族的精神。

八聖地中却有兩位模範比丘，值得向諸位報告！

(一)善修比丘，浙江人，今年八十多歲。他是一位標準的苦行頭陀。起初因佛的化身客上長了一株大樹，他就在大樹枝上搭起茅蓬，在上打坐，一坐幾十年。民國二十九年戴季陶先生訪問印度，目視他苦修的精神，嘗欲贈送四千元盧比給他另建茅蓬，遭他拒絕。後來印度政府也認為他在樹上打坐，不甚妥當。就在大樹附近興建一平房給他居住。他雖遷入新室，

但仍終日閉門打坐，不見任何客人，也不接受供養。三日一食，或五日一食，無人知道，這次我們欲看看他，也遭拒他絕。僅說了兩句話：「我腰痛，我欲去了」。雖說他不貪名不貪利，但是他並不消極。却在食不眠，日以繼夜與生死魔戰，與煩惱魔戰，精進不懈，顯出佛家大無畏，解脫的精神。

(二)仁證比丘，湖北人，今年七十九歲。他不會印度話，也不會英語，連中國字也不識，可說是一位十足苦惱人。就憑了一顆堅定的信心與不怕吃苦的心願，却在印度過了五十多年，走遍了五印度。他要興建佛寺，報達佛恩，竟在祇樹給孤獨園，購置十五英畝土地，興建一所華光寺，及一座佛塔。印度是個經濟落後的地區，他在北印度邊區，是一個又窮又苦的地方。他興建佛寺的金錢從那裏來呢？說來也是奇蹟。他在印度五十年，就是以化緣興建佛寺為事業。今天化得一塊錢，就起一塊磚頭，明天化得兩塊錢，就起兩塊磚頭，如是者五十年如一日，終年奔走，吃苦耐勞，有時在北印度，有時在南印度，或到東南亞。就因為他年老，可尊可敬的關係，人人都肯幫助他，於是一座發揚中華民族光輝的華光寺，竟然成功。試問一位身在外國不識字，不懂話的人，竟能興建一座佛寺，這是一種什麼精神力量？那就是宗教信仰的力量及大無畏的精神！

八聖地泰國、緬甸、錫蘭等廟，多屬小乘教。惟中國佛寺為大乘教，但中國大乘佛寺，唯一可慮的，就是繼承人的問題。八聖地的中國佛寺，都是中國人的財產，也是中國佛教比丘心血所造成。現在八聖地中華佛寺，就無人繼任住持，各方面都希望自由中國佛教能派人前往接住。將來如果我們不能派人前往接住的話，則所有八聖地中國大乘佛寺，都有被小乘教人接受的可能！

二、印度佛教在復興中

佛教在印度，雖不及婆羅門教興盛，但印度獨立後，却能尊重人民信仰自由，各宗教都能自由發展，佛教自不能例外，因此，佛教也就走上復興途中。舉例而言：

(一)印度是一個宗教、語言最複雜的國家。方言土語多達一百七十多種，現今印度政府所承認的語言，就有十四種。就中梵文，英文及印度國語為國民必修課。但印度國語，又是甲省有甲省國語，乙省有乙省國語，並

非全國性的語言。唯梵文與英文，却為全國通用的語文。而梵文又為大乘經典聖語。現在印度有兩所梵文大學，及一所那爛陀大學，都以梵文及巴利文為主要語文。而那爛陀大學，不特教授梵文，巴利文，並有藏文、蒙古文、中文、日文等。那爛陀大學，即我國高僧玄奘法師留學那爛陀寺之後身。印度比哈爾省為欲紀念那爛陀寺對於印度歷史文化輝煌的貢獻，以及對亞洲佛教深厚的影響。所以乃於一九五一年創立那爛陀大學，不僅要學習梵文，巴利文，並要學習中文、藏文、蒙古文、日文，也就是要透過亞洲各種語文，研究印度歷史上佛學思想，以期恢復那爛陀寺歷史上的光輝。現有錫蘭、緬甸、泰國、越南、高棉、日本等一百多位比丘，就學其間。由梵文、巴利文專家迦葉波比丘任校長，迦氏不特為一語言專家，嘗撰述巴利文論藏，獲印度政府百萬盧比獎金。而德高望重，一領袈裟，日中一食，為一比丘，大有戒賢論師再世的風格。因此，印度政府對他也特別尊重。我由一越南籍比丘陪同訪問迦氏，對中印文化交流交換意見。

我說：因仰慕那爛陀大學盛名，特來訪問。

迦氏謂：很歡迎；並謂他的兒子也會中國語，刻在加拿大。

我說：我國高僧玄奘法師於七世紀初，即留學那爛陀寺，今日看見那爛陀寺改為那爛陀大學，甚為歡喜，現今我國青年比丘欲步玄

奘法師後塵來那爛陀大學留學可否！

迦氏謂：可以，又問有幾位！

我說：兩位到四位，不知學費要多少？

迦氏說：不要學費，只要自備零用費就可以。並可代申請獎學金，但需要兩位保人。

我說：我在印度找不到保人。

迦氏沉思後謂：由他來向比哈爾省擔保。隨給四份入學申請表格，並與我及越南籍比丘三人合影紀念。

隨後我又到圖書館參觀，該館所藏圖書極為豐富，亞洲各國文字經典，幾乎包括殆盡，實為今日亞洲佛教第一學府。

(二)佛法廣大，猶如虛空，無所不包，無所不容，不論任何國籍，任何種族，任何性別，任何階級，乃至任何宗教哲學，思想主義，科學文化，國家人民，社會團體，都可藉同一信仰的關係，團結一致。因為佛法超然於一切世法之上，同時，又貫徹一切世法之中。所以任何國家，任何人民，都可以合作相助。

現在由泰國佛方丈德威蘇地摩利上座，與那爛陀大學校長迦葉波上座聯合召集全印國際佛教僧伽及佛學名人教授發起於印度菩提場舉行尼佛成道處，創立世界佛學苑，佛教大講堂，佛教圖書館，將為全世界佛學研究及宏揚佛法的中心。世界佛學苑，將分設世界各國佛學研究所，暫分為：印度、錫蘭、緬甸、泰國、越南、中華、蒙古、西藏、日本、韓國、尼

泊爾十國研究所，以研究各國佛學教理與義，共同比較研究，以求融會貫通，發揚光大。

現於菩提場中華大覺寺內興建世界佛教大講堂及世界佛教圖書館。並先籌建「中華佛學研究所」，以為倡導。由錫蘭、泰國、緬甸、印度、中國、越南等八國共同分擔建築經費，各捐十萬元盧比。佛教大講堂，分上下兩部份，上部為佛教講台，下部為大眾座位。公推泰國佛方丈德威蘇地摩利上座為總會長，及迦葉波上座與摩訶菩提會秘書長吉那拉坦那上座為聯合會會長。正在興建中。

世界佛學苑各國研究所，果真付諸實現，集全世界佛學名流於一堂，共同研究各國佛學之優點，發揚光大，不特名符其實，為世界佛學苑。而對於光大佛法於世界，及人類世界永遠之和平，必有重大之貢獻。因此，世界各國佛教人士對此興建中的世界佛學苑，期望很大。目前最感困擾的，就是中國所分擔的經費，無人負擔，僅由中華大覺寺比丘尼楚緣捐出私人的火葬費貳萬元。其餘經費，尚無着落。中共排斥佛教，當然不肯出錢，中華民國又與印度無邦交，無法溝通。我在加爾各答，世界佛教大講堂，中華佛學研究所主持人譚雲山先生，嘗再三函邀前往國大觀光，商談世界佛學苑事，我因種種關係，無法前往，僅囑拙著「中印佛教交通史」一冊，予中華佛學研究所。

(三)中印兩國為亞洲文化兩大巨擘，而佛教又為兩國文化關係之主流。尤以我國玄奘法師對兩國文化交流，更有着輝煌的記錄。印度不知道唐太宗的人有之，不知道唐玄奘的人却很少。因之，玄奘法師實為中印兩國人民共同景仰的偉人。現在加爾各答菩提場法師暨旅居加爾各答僑民與建玄奘寺，以紀念此一有功于中印文化交流的功臣，並欲藉此增進兩國人民友誼。我們總統對旅印忠貞愛國的僑胞，發起興建玄奘寺，至為欣慰，特親題玄奘寺額，以示嘉勉。即在加爾各答雙十節國慶大會上舉行頒贈玄奘寺額儀式，由葉幹中僑領代表政府頒予菩提法師，由本人報告自由中國佛教發展狀況及玄奘頂骨自日歸還中國，總統特指定日月潭興建玄奘寺及慈恩塔，先後耗資一千多萬元新臺幣，均由各級政府補助及十方善信細素捐獻。於此可知，總統對玄奘師之崇敬，無遜唐太宗，古今映輝，實不可思議。當日在場觀禮的中印人士，多達一千多人，並舉行酒會招待來賓，無不興高彩烈，喜笑顏開，感謝總統的德意。

菩提法師，業已於加城郊區購妥土地，開始填土，玄奘寺落成後，不僅我國及世界各地佛教徒至印朝聖，多一招待所，現前我國及世界徒眾至印朝聖，幾無一適當住所，不是住錫蘭蘭佛寺，就是住旅館，頗不方便。不僅此也，玄奘寺建成後，不僅為中國人的光耀，並可對增進中印兩國人民友誼，及復興印度佛教，分擔部份責任。

(上接第六頁)

如何改進中印兩國的關係

東初講

——在立法院中印緬文化經濟協會講——

陶理事長，諸位先生，諸位女士。今天承貴會舉行盛大茶會歡迎，實不敢當。剛才陶理事長談到本人訪問印度，諸多誇獎，更感到慚愧。這次本人訪問印度，主要在朝聖。諸位都知道，印度是佛出生的國土，我們每一佛教徒，都應到印度去朝聖。這次本人就乘著這一個心願到印度去，我從十月初起程，經曼谷到加爾各答，然後前往八聖地。亦嘗到新德里訪問印中緬文化經濟協會及胡季藻先生。至十月底才離開印度，回程經星洲，轉往印度尼西亞訪問。

現在不妨將本人在印度觀感所及，提出向諸位報告：

一、訪問兩所梵文大學

首先要向諸位報告的，就是除朝聖以外，並訪問了兩所梵文大學。

一、比哈爾省那爛陀大學，實際上為大學研究院，這是七世紀那爛陀寺的後身，也就是我國高僧玄奘法師留學的地方。玄奘法師的唯識學，就是在那爛陀寺所學。那爛陀寺，不僅對印度歷史文化有過輝煌的貢獻，並且對亞洲各地佛教也有過深遠的影響。比哈爾省政府為欲恢復那爛陀寺在印度歷史上的光輝，乃於一九五一年創立那爛陀大學，以研究梵文，巴利文及漢文，蒙古文，西藏文，日文等。因此，那大不獨要修梵文，巴利文，並有一越南籍法師，在教授中文。因為該校欲透過亞洲各國語文來研究印度佛學思想發展史。現有泰國、錫蘭、緬甸、越南、高棉、日本、西藏等，一百多位僧伽，就讀其間。由印度梵文，巴利文權威迦葉波比丘任校長 Bhikhu J. Kas Hyok, Director，迦氏不特學識淵博，且為一德高望重的高僧，曾撰述一部巴利文論藏，獲得印度政府百萬盧比獎金，並有許多較高的職位，他都不受。寧願以一領袈裟，日中一食，獻身於那爛陀大學，主持校務，所以印度政府對他也特別尊重。

我是由留學那大一位越南籍比丘陪同訪問迦氏辦公室，當時迦氏正在靜坐，聽說有客來訪，隨即出來迎接。雖說我們國籍、種族都不同，却因同一信仰，同一法統關係，又同屬比丘身份，所以我們的談話，都很坦誠，也極親熱。迦氏首先告訴我：他的兒子學過中國話，現在到加拿大去。我說我是從臺灣來的。他對臺灣不很熟悉，於是我把臺灣各種建設及社會

繁榮，宗教自由情形，簡略告訴他。隨即轉到中印文化關係，以及玄奘留學那爛陀寺時勝況，迦氏盛讚玄奘的偉大。我即提出我國僧青年欲步玄奘的後塵至那爛陀大學留學，不知可否？迦氏滿口答應，並願代為申請獎學金，一切費用免繳，僅備百元零用就可以。隨給我四份入學申請表格，並與我合影留念。然後參觀該校圖書館，其所藏梵文，巴利文，藏文，蒙古文，中文，日文，英文等，各種圖書藏經及現代名著，極為豐富。除專任教授外，並經常聘請專家學者來校作專題講演。觀其校風與內容，實為今日亞洲佛教第一學府。

二、我又訪問聯合省一所梵文大學兩位教授，一是巴利文佛學主任，一是梵文佛學主任。所談皆有關中印文化交流問題，亦允許我國青年至該校留學，免繳一切費用。該校入學學生，僅有二千五百人，但參加考試的，就有二萬五千人。梵大畢業後，始可進入那大研究，故兩校在教學上互相配合。當時因該校正開學潮，在停課期中，未能進入該校參觀。

由此觀之，印度政府雖未積極提倡佛教，但在大學教育上則以研究佛學為重。因為印度學術史上，仍推佛學為第一。

二、興建中的世界佛學苑、中華佛學研究所

佛法廣大，猶如虛空，無所不包，無所不容。不論任何種族，任何國籍，任何性別，任何階級。乃至任何宗教哲學，思想主義，科學文化，都可以藉共同信仰的關係，團結一致，互相合作。因為佛法超然於一切世俗之外，同時，又貫徹一切世俗之中，所以任何國家，任何國民，都可以合作相助。

現在由全印國際佛教僧伽，佛學名人教授發起於印度菩提場釋迦牟尼佛成道處，創立世界佛學院，佛教大講堂；佛教圖書館，將為全世界佛學研究及宏揚的中心。

世界佛學苑，將分設世界各國佛學研究所。暫定為：

(一)印度佛學研究所，(二)錫蘭佛學研究所，(三)緬甸佛學研究所，(四)泰國佛學研究所，(五)越南佛學研究所，(六)中華佛學研究所，(七)蒙古佛學研究所，(八)日本佛學研究所，(九)韓國佛學研究所，(十)尼泊爾佛學研究所。

以上各研究所，以研究各國各乘、各宗、各派教義，共同比較研究，以求融會貫通，發揚光大。由各國善信捐款興建之。

現於菩提場中華大覺寺內，正在興建世界佛學苑大講堂及世界佛教圖書館，先建中華佛學研究所，以為倡導。由中國、錫蘭、緬甸、泰國、印度、越南等八國共同負擔經費，各捐十萬盧比，並推泰國菩提場佛主持方丈德威蘇地摩利上座為總會長，並監督建築。

將來各國佛學研究所，果能一一付諸實現，會聚一堂，共同研究各國佛學之優點，發揚光大，不特名符其實為世界佛學苑，而對光大佛法於世界，及人類世界永遠之和平，必有重大貢獻。因此，世界各佛教團體對此興建中的世界佛學苑期望很大。但是目前最感困難的，就是中國所分擔的經費，無人負擔。中共排斥佛教，當然不肯出錢，印度又與中華民國斷絕邦交。但我們對此一世界性佛學團體應採取如何態度，應值得考慮。

我在加爾各答，世界佛學苑發起人之一譚雲山先生曾一再函邀我至國際大學觀光，商討世界佛學苑事宜，我因種種關係，未便前往，僅贈拙著「中印佛教交通史」一部予「中華佛學研究所」，以留參考。

三、加爾各答興建玄奘寺

佛教為中印文化關係的主流。我國從紀元一世紀起至十一世紀，先後至印度求法留學僧，多達二百人左右，就以玄奘法師成就最大。印度，西藏的佛教學者，不知唐太宗的人則有之，不知唐玄奘的人却很少。因為玄奘不僅為我國的高僧，同時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偉人。所以印度人談到玄奘二字，無不點頭贊揚。中共嘗欲利用玄奘來做統戰的工具，乃與尼黑魯發起於比哈爾省興建玄奘寺，中共、印度各捐五十萬盧比，以欺騙印度人。不料興建之初，中印邊界即發生衝突，於是玄奘寺工程僅達其半而廢。現在旅居加爾各答悟謙法師暨全體華僑發起於加城郊區興建玄奘寺，並已購好土地，開始興建臨時佛殿。我們總統對旅印忠貞愛國僑胞興建玄奘寺，至為欣慰，特題「玄奘寺」額，以示嘉勉。就在今年加城雙十節國慶大會上舉行總統頒題玄奘寺額儀式。由葉幹中僑領代表政府，將總統題字頒予悟謙法師，由本人報告自由中國佛教發展狀況，及玄奘法師頂骨由日歸還，總統指定於日月潭興建玄奘寺及慈恩塔經過，當日在場觀禮的中印人士，多達一千餘人，無不爭前恐後瞻仰總統的墨寶。並舉行酒席招待來賓，無不喜笑顏開感謝總統的德意！

玄奘寺落成後，不特揭穿中共對印度的陰謀，而我國及東南亞佛教人士前往印度期聖，又多一招待所。同時，不僅為中華民國全體的光輝，即對中印文化交流及兩國人民友誼改進，並可分擔部份責任。

四、如何改善中印兩國關係

在兩國邦交斷絕的時期，兩國人民往來，固然有很多的困難。因此，今日欲改善中印兩國的關係，不可能從正面進行，只有從側面增進。換句話說：就是利用兩國人民共同信仰，宗教的關係，或兩國人民共同利益，商務上的關係，或是兩國文化交流，留學生的關係。以多方面的接觸，從事國民外交的活動，或可能收到預期的效果。舉例來說：

在元朝的時候，因元世祖遠征日本的結果，以致元朝與日本邦交斷絕了九十年。兩國雖然沒有正式邦交，但兩國商賈、僧侶，仍照常往來。因此中國文化賴以輸入日本。至明太祖時，先後派遣許多專使前往日本征西府訪問，不是被斬，就是被囚，都無結果。後來探聽日本征西府信仰佛教，於是明太祖，就利用其信仰佛教的關係，乃命佛教高僧祖闡，克勤二人訪問日本，於是中日關係始逐漸改進。

南北朝時，北魏胡太后，為謀通西域各國，傳播中國文化，特命宋雲、惠生二僧，以國家特使身份訪問西域各國。玄奘以前，中印兩國亦沒有邦交，僅有僧侶往來。當玄奘自印回國，戒日王囑托一份禮品，轉贈唐太宗，因此，唐太宗於貞觀二十一年即派王玄策答聘訪問印度，於是中印兩國因得玄奘輸通的關係，遂建立邦交。

由此看來，在兩國沒有邦交的時候，唯有藉多種有利的關係，或商務，或留學生，或僧侶，或可收其預期的效果。

現在比哈爾省那爛陀大學及聯合省梵文大學，都允許我國僧青年前往留學。同時，西門省菩提場興建世界佛學苑，佛教大講堂，佛教圖書館，中華佛學研究所，加城興建玄奘寺，這些都是有關兩國人民共同信仰的利益。光揚佛教，印度人即感興趣。我們可否考慮參加興建世界佛學苑等機構，藉以聯絡所有發起世界佛學苑各有關的國家，加緊聯繫，從事傳播中華文化的活動。同時，誠懇的期望貴會能與有關方面協商，可否主持派遣留學僧及參加興建世界佛學苑中華佛學研究所及玄奘寺的任務？這是本人一點觀感，敬希指教！

（民國六十年十二月五日）

中國與印尼佛教歷史文化之關係

東初法師講
葉秀梅譯語

——在雅加達同善堂講——

今天我們能在此聚會一堂，首要感謝佛陀的加被。同時，這次我來印尼訪問，乃承體正法師盛意邀請，及羅浩然先生協助，使我能償多年來欲訪問印尼的夙願。現在不妨將中國與印尼佛教歷史文化的關係，提出與諸位講一講。

一、中印文化關係最早之記錄

印度尼西亞，簡稱印尼，昔稱爪哇。乃世界最大的島國。其人口約一億二千萬，僅次於中、印、俄、美四國，居世界第五位。面積一百九十九萬公里，約我國五分之一。印尼民族多屬馬來種，多分布於東南沿海島上，而海岸地帶者多與大陸民族相混，海島上的馬來血統較晚。所以一九三六年在泗水發見的爪哇人(Pithecanthropus)古代猿人，而與一九二九年於北京周口店所發見的北京人(Sinanthropus)，經專家研究的結果北京人已較爪哇人更為進步，原屬同族遠祖。故印尼與中國可以說為同一民族的血統，而與印度民族之屬於白種血統者不同。印尼人口大都集中於爪哇島，次為加里曼丹，蘇門答臘，蘇拉威西等大島。其所屬三千島嶼分布於東西三千餘英里。扼印度洋與太平洋咽喉，在戰略上極為重要。印尼與馬來西亞之間的麻六甲海峽，不僅是歐洲遠東海上的門戶，也是保衛東南亞和平重要的據點。

印尼，本為中國和印度文化傳播的地區，而印尼又接近印度，所以在紀元前後，印尼最先接受印度文化。印尼接受中國文化，却在二世紀初。後漢書南蠻西夷列傳云：「永建六年（一三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朝貢，帝賜調便，金印紫綬」。這是中國與印尼發生關係最早記錄。當時遣使入貢，雖僅屬於國際上友誼的聯絡。但中國文化却賴此向外發展，乃屬必然的結果。

爪哇(Java)，在我國史籍上有葉調、閩婆、閩婆達、訶陵、耶婆提、爪哇等稱，這些名稱，都為爪哇古代同名異譯。太平御覽卷七八九有諸傳，或杜薄等稱。宋書首著閩婆達，閩婆即葉調的舊音，婆達顯為衍文。高僧傳卷二，亦作閩婆，唐書中閩婆，則作訶陵。降至元代島夷志略，始有新譯名稱曰爪哇。故知爪哇的得名，始自元代以後的稱呼。

在二世紀初，印尼遣使至中國朝貢的國王，名叫調便。按調便即印度梵文E. Devan Nara的譯音，當時爪哇必早已與印度文化發生關係。顯已受印度文化薰染很久，而調便的立義，乃是一種尊號，是天佑的意思。爪哇國王既採用印度的尊號，分明爪哇受印度文化薰染很深。對印度文化發生熱烈的仰慕，始採用印度的尊號。現今爪哇的言語有auj. Nara的二種，就中後者乃從梵語發源而來。其文字又同於印度半島常用梵字Devanagari。爪哇調便國王於二世紀初，即知遣使至中國朝貢，顯必早知海外有一強大的中國，因此，遣使入貢，藉求保護。這種外交政策的運用，非具有高度文化，熟習國際政情者，決不會知道運用這種外交關係，所以爪哇受印度文化薰染，可溯至紀元以前，蓋一種文化的輸入，必須經過長期的化育，始可發生發發作用，故知恆河以東及南海各國之印度化，必亦在紀元以前。

二、蘇門答刺與中國佛教之關係

蘇門答刺與爪哇，同為印尼兩大主要大島，又同處在西部，當東西交通的要道，所以最先接受印度文化，而與我國往來也最早。印尼古代政治文化的建樹，首先成立國家，也是在這兩島上。而印尼佛教歷史的重心，則在蘇門答刺，不在爪哇。

蘇門答刺，簡稱蘇島，或曰室利佛逝，或曰末羅瑜，或曰三佛齊，或曰舊港，都屬同一地的異稱，因其產金，故又稱金洲。十世紀以前，則有蘇門答刺，室利佛逝，末羅瑜，金洲諸稱。十世紀起，迄於明初，則有三佛齊。夷屬爪哇後，又改稱舊港。十五世紀以還，只有舊港名稱。

蘇門答刺建國，約在七世紀時。建都於浮林邦(Palembang)城。統治此國的山帝(Cailendana)王朝，統有蘇門答刺全島。當七世紀半頃，即六八六年，因閩婆(爪哇)，不願稱臣，便發兵征服了閩婆，但其統治閩婆的時期，至九世紀後半葉，即結終止。至十三世紀末五十年間，因兩次遠征錫蘭失敗後，又被爪哇征服，並易其地曰舊港。蘇門答刺古代帝國，遂土崩瓦解，降為爪哇的保護國。

七世紀時蘇門答刺，不獨宗教文化為南海的中心，且為中國、印度海

上交通第一站。我國取道南海前往印度求法高僧，而十之八九皆取道蘇門答刺，其取道爪哇者較少。就中以運期，義淨等最為顯著。

一、運期，交州人也。與曇摩迦遊，仗智賢（即爪哇中部人若那跋陀羅）受具（即從智賢學佛語）旋迴南海，十有餘年，善說佛言。頗知梵語，後便歸俗，住室利佛逝。約在六九二年。義淨經其時，此人尚在，年約四十餘年（求法傳上）。

所謂崑崙語，即古爪哇語，名迦維（Kawi），七世紀時蘇門答刺，即今之（Palemban）都操此種語言。大津、貞固、懷素等都解崑崙語。二、彼岸法師，智岸法師者，都為高昌人。……觀化中天，與使人王女策相隨，汎船海中，遇疾俱卒。並將漢本瑜伽及餘經論，咸留室利佛逝國矣（求法傳上）。

三、玄遠傳云……未隔兩旬，果之佛逝。經停六月，（約在六七一年），漸學聲明（Cadda vidya）。所謂聲明，就是梵文文法。於六七二年，舉帆漸向東天矣。及其歸程並將梵本三藏（Tripiṭaka）五十餘萬頌，唐譯可成千卷，擁居佛逝矣。

四、善行、晉州人，義淨之弟子，隨師至室利佛逝。

五、無行……與智弘為伴，一月到室利佛逝國。國王厚禮，特異常倫，布金花散金粟，四事供養，五對（Pāṇḍita）呈心……後乘王船，經十五日未至羅瑜洲。

六、大津師……永淳二年（六八三年），振錫南海，……泛船月餘，達室利佛逝洲。停斯多載，解崑崙語，頗學梵書。後義淨歸自印度，亦住於此。淨以天竺之中，諸方皆有寺，神州獨無。遂遣大津歸唐，請帝於西方造寺。遂於六九一年同長安。並齋歸淨新譯雜論十卷，南海寄歸內法傳，及西行求法高僧傳而歸。

七、貞固……淨於佛逝江口登舟，所將三藏五十餘萬頌，並在佛逝。即以其年（六九九）十一月一日，附商船去番禺，望占波而陵帆，指佛逝以長驅。同行者，道宏、法朗及弟子孟懷業，學經三載，梵漢漸通。懷業解崑崙語，且學梵文，協助義淨譯經，及抄寫工作。諸人中以貞固最強，教心律藏，隨譯隨寫，法朗後往阿陵國在彼經夏而卒。義淨新譯雜論，南海寄歸內法傳等，實際皆於佛逝寫成。及義淨等還廣州，懷業戀居佛逝，不返番禺。

八、慧日，在外十八年，其發跡東夏，約在七〇一年，泛船渡海，自經三載，東南海中諸國崑崙、佛逝等經過，其經過佛逝約在七〇二年，至七〇四年之間，其於七一九年方達長安。

九、金剛智……自師子國登舟，歷佛逝、裸人等二十餘國。貞元餘云。自師子國登舟，共三十五日，一月至佛逝，停留五月，後自此登舟赴支那。以多難故，三歲方至（七二〇年）。——宋高僧傳。——

十、義淨……義淨西行，始於六七一年，終於六九五年，凡三至室利佛逝。第一次在六七二年，留佛逝六月。留學二十五年，歷三十餘國，得梵本經論近四百部，合五十萬頌，唐譯可成千卷。第二次於六八五年經印度而至佛逝，留住四年。因缺少紙筆，乃寄書廣州，求得紙筆，在佛逝從事譯經工作，並請得助手多人。在六八九年，因商人順風，舉帆高張，在無意中被載至廣州，竟將梵本經論遺至佛逝，乃於當年冬天復偕貞固等四人重返佛逝。因得貞固等協助，從事譯經工作。第三次在六八九年以後，留時亦久。前記之求法高僧傳，及南海寄歸內法傳二書，即撰於六八九至六九一年之間。寄歸傳曰：「未羅遊（一作瑜）洲，即今蘇門答刺是。又據義淨所述，七世紀下半葉，其地文化甚高。淨初蒞此，經停六月，漸學聲明。又謂佛逝不止千僧，勤學好施，亦如中土。（中印度），軌儀相同。漢僧西行求法者，應先於此持戒二年，然後再往中天。可見室利佛逝之梵學，佛法，皆為義淨所推重。而其地之古馬來語，亦為義淨、運期、大津等之所聞習矣。（見蘇門答刺古國考九六頁），因此，義淨停留蘇門答刺至少在十年以上。

十一、僧法遇，於九八三年，自天竺取經回至三佛齊。遇天竺僧彌摩羅失黎（Vināśa）顯至中國譯經。

（一〇〇三年）對宋上書本國建佛寺以祝聖壽，願賜名及鐘，上嘉其意，詔以承天萬壽為額。併以鐘賜焉。其願服於宋室可知矣。

由此可知七世紀時，蘇門答刺，不僅梵學佛法興盛，「不止千僧」。彼岸、智弘、玄遠三人，既將大乘經論傳至蘇門答刺，當時其佛法必屬大乘教無疑。其國勢強大，不獨征服閩婆（爪哇），而近占馬來半島，遠服東埔黎，其聲威之大，更可知矣。

三、爪哇與中國佛教之關係

爪哇與中國歷史文化之關係，雖不及蘇門答刺，但亦有其重要的立場。在六朝時代，印尼是中國與印度海上交通重要的門戶。也是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的轉運站。六朝時期，我國高僧經印尼前往印度求法者，雖多取道蘇門答刺，但取道爪哇者亦復不少。（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而最早到達爪哇者，則為西晉法顯法師。法顯於三九九年，由長安出發，橫渡亞洲大陸，訪問印度八大聖地，在外十五年，於錫蘭求得彌沙塞律藏本，長阿含，雜阿含，以及一部雜藏，都為當時中國所缺少者。經錫蘭乘船東歸，經九十日航行，乃到一國，名耶婆提，（爪哇）「其國婆羅門教興盛，佛法不足言」。因當時爪哇既沒有佛法，於是法顯便成傳佛法於爪哇的第一人。法顯停留爪哇五個月，然後携彌沙塞律藏本，長阿含，雜阿含，以及雜藏，回到中國，於是爪哇成為印度佛教傳入中國的轉運站。這是四

一四年事。

法顯停留耶婆提五個月，弘傳佛法已成定論。法顯後十年，東來之求那跋摩(Gunavarman)，初至閩婆(爪哇)弘化，當時爪哇國王備加敬禮，國王的母親並從其受戒。未幾又刺國王受戒，後來國王對佛法發生熱烈的信仰，乃發心欲出家修道，經羣臣勸止，國王乃對羣臣約法三章：

一、凡王所統領國土一律奉奉「和尚」為師。

二、統治境內一律禁止殺生。

三、國家所有儲蓄財物，散賑貧病，羣臣歡喜敬諾，於是終止出家，舉國皆從其受戒。國王又為跋摩建立精舍，導化之聲，遠播遐邇。四二四年，宋文帝乃遣使至爪哇，請跋摩來建康，四三一年，跋摩始來廣州。

由此觀之，四二四年跋摩所至之閩婆，則道化大行，若為爪哇。則四一四年法顯所至之耶婆提，「佛法不足言」則必非爪哇，應為蘇門答刺。二人所至必為二島。七世紀義淨所見之興盛室利佛逝，則五世紀亦當富強也。

七世紀經爪哇前往印度的我國高僧中，而與印尼佛教關係最密切者，則有下列諸人：

一、常愍……，并州人，出家以後，發願寫般若萬卷，冀得遠詣西方，視如來所行聖迹……道至海濱。附舶南征，往阿國(爪哇)末羅瑜國……後因船沈，沒有海中。(求法傳上)。

二、明遠，益州成都人，慨聖教凌遲，遂乃振錫南遊，由交趾泛海前往，初到阿國(爪哇)，次至師子國。(求法傳上)。

三、曇潤，洛陽人也。振錫江表，濟物為懷，漸次南行，達於交趾，住經歲餘，緇素欽風……至阿國北渤盆(即爪哇北之Maduna島國，並與運期依爪哇高僧若那跋摩學習經語「即爪哇語」)。

四、會寧，益州成都人，於六六四年至六六五年間，由海道至阿國(爪哇)，停住三年，遂與印尼高僧若那跋摩(Jnaabhadra)(爪哇中部人)，從阿婆摩 Agama 經內譯出涅槃經後分二卷。大乘涅槃經，總數有二十五千頌，譯成可達六十餘卷，會寧與若那跋摩合譯後分，僅得二卷，乃命運期寄達交州(宋高僧傳卷二)。印尼高僧與中國會寧合譯經典，這是中印佛教史上最有價值的記錄。

由此觀之，印尼佛教，不論蘇門答刺或是爪哇，其與中國佛教歷史關係至為密切。要依傳承而論。應以法顯為始，次為求那跋摩。以此類推，則為若那跋摩、會寧、大津、義淨、貞固、法朗、道宏、孟懷業。因此，印尼佛教，不僅與中國佛教高僧法顯等有密切關係，而中國佛教部分經典，實從印尼傳入，於是印尼便成為中國佛教經典輸入地區之一。而中國佛教諸大乘經典，經彼岸、智弘、玄遠等傳入印尼。使印尼佛教與

中國佛教發生，更為密切關係，蘇門答刺，在歷史上雖有許多輝煌的記錄，但荷蘭統治印尼時期，以爪哇為根據地，以巴達維亞(Batavia)為首都，因此蘇門答刺，遠不足與爪哇相比。同時又缺少文物的依據，更不及爪哇尚保有九世紀半夏連特拉王朝(Sailendra)所建的閩婆佛塔，頗有考古價值。據近人許克誠先生「荷屬東印度古代略史考」載：唯爪哇之有佛教，當由於印度移民於其地建立王國所致印度人在爪哇所建王國之馬達蘭姆(Mataram)自西元九二五年後，已日漸衰亡。而為東爪哇之同教王國所代興。故佛樓與佛像之創建，最晚亦當在西元九二五年以前，即五代後唐同光二年以前。近人於佛樓臺基下曾發現簡單銘文，謂西元八五〇年左右，即唐宣宗大中四年左右所建立。而另據近人於荷屬蘇門答刺所發之碑刻考之，則爪哇阿的亞哈瑪大王(Maha-Rajadinajadityadharna)於西元六五六年，即唐高宗顯慶元年，曾於爪哇建造七級浮圖，說者即此佛樓。(見唐代文化史研究一〇七頁)但諸多說法，仍以九世紀半建立最為有力。印尼最古的石刻，據雅加達博物館所藏的石刻佛像，則為八世紀及八世紀中葉，因之，閩婆佛塔當有九世紀前後所建，殆可確定。今日欲考證八世紀以前印尼佛教歷史，則非藉重中國佛教傳記及梵文、波斯文，以及東西名人史地考證筆錄不可，否則，無法尋找印尼佛教史上有價值的根據。

十三世紀回教興起，印尼佛教日漸衰微，十五世紀後，印尼佛教便入長期睡眠狀態中。

四、印尼佛教與中國文化

印尼佛教，原屬南傳小乘佛教，因彼岸、智弘、玄遠等將大乘經典傳入印尼。所以今日印尼佛教，既不是純粹小乘教，而華僑社會所信奉的，則為大乘教。今日印尼佛教，雖不及十世紀時興盛，但印尼佛教仍有著光明的前景。自蘇哈托總統接掌政權後，佛教在各宗教平等的原則下獲得自由發展。印尼政府所承認的五大宗教，則為回教、天主、基督、佛教、孔教。各個宗教都可自由發展。佛教也就獲得了復興的機會。由蘇拉維雅將所領導的印尼佛教會，刻有七十多所分會，正式會員貳萬多人。蘇曼德利上校所領導的居士會，則有會員壹萬多人。各省市佛教分會，多為印尼人領導。華僑固多信佛，但印尼人信佛的亦復不少。現在印尼佛教信徒，至少在一千萬以上，這是印尼佛教有系統組織的機構，也是復興印尼佛教基本的力量。印尼佛教寺廟，約三百多所，分佈在全印尼境內，僅蘇門答刺，就有七十多所寺院，雅加達大小省三十多所，以廣化寺、金德院、南華寺為最大；住眾以靜福堂、同善堂、祥慶堂為最多，也最清淨。現有比丘十四人，比丘尼五位，沙彌尼五位，次為出家未剃髮者，約一百多

人。印尼政府雖承認孔教，但印尼並沒有正式的孔廟，唯佛教院寺，多供奉孔子及關公的聖像，並在佛殿牆壁，或走廊內繪畫了歷代忠貞愛國的故事，這對旅居印尼的僑胞來說，實寓有一種民族教育的意義。這使我們回想起三百年以前，興建寺廟高僧的一番用心。印尼的佛寺，大都在明末清初興建。當時正是滿州人入關，明朝垂危的時期，鄭成功據守臺灣，福建金圖恢復大明江山失敗後，許多忠貞愛國的志士，不是東渡日本，就是南移星馬，印尼。所以旅居印尼的僑胞，多為福建人，次為客家人，再次為廣府及潮州人。印尼華僑，至少已有三百多年至四百年歷史，在華僑人口中，福建人居半數。多數居爪哇，婆羅洲西部多客家人，蘇門答臘東部及邦加，及里洞諸島，多潮州人。外地各島的人數，比較在爪哇者多。現在全印尼華僑至少有五百萬人，保留中國籍者，僅三十多萬人。當日南來印尼的明末遺民，以身在海外，只有藉着佛教來掩護。所以他們興建寺廟，不獨要供奉佛像，並要供奉孔子，以及關公；甚至要繪畫忠貞愛國的故事，來激發民族的志氣。也就是要假借寺院來弘揚祖國文化，藉關公的忠義精神，來團結民族的志士，這種忠貞愛國的精神，雖未達到他們恢復大明江山的目的，却達到他們保存祖國文化的目的。這種莊敬自強民族的精神，值得我們每一中華兒女學習與記取！同樣的，印尼佛教寺院，雖未積極推行佛教文化，却在消極方面盡了保存祖國文化的責任。

五、王道文化的精神

南洋羣島對中國而言，猶如英法之有地中海，不僅於文化經濟上有悠久歷史的關係，而於國防上更有重要的關係。自臺灣至 Bilitan 島，西惟有滿刺加（麻六甲）海峽可通，南僅有 Bankam Kaninat 二峽可涉，此外自蘇門答臘至福建，皆島嶼陸地相接，其東南及南方為波羅（Borneo）島，及菲律賓羣島（Philippines）所限，呂宋（Lucan）與臺灣之間，及臺灣與福建之間，有寬數百里之海道與東海，這就是阿刺伯水手所稱之「中國門戶」。

中國與印尼之關係，在二世紀初雖有接觸，但僅屬國際上聯絡，談不上文化關係。五世紀初，法顯抵達爪哇，携回彌沙塞律藏，長阿含，雜阿含，以及雜藏，停留爪哇五個月，弘揚佛法，然後回國，始奠定印尼佛教的基礎。

十五世紀，是世界航海史上建立功業時代，哥倫布於一四九二年發現美洲，加馬於一四九八年發現印度新航線。麥哲倫於一五二〇年發現南美洲及菲律賓。這幾位都被公認為世界「航海偉人」。可是中國的鄭和從一四〇五年起，就開始率領一百多艘大船，二萬三萬隨員，在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行了七次，走遍了印度洋沿岸地方，先後共二十多年，到過三十幾個

國家。我在三寶壟參觀「三寶洞」，以及雅加達公園裏的鄭和子土人的四尊像，這些輝煌的記錄，使我更加領悟鄭和的偉大，不特世界航海偉人不能與鄭和相比，而鄭和所表現的中國的人力，財力和卓越的智慧，更是世界上無堪比擬的。誠如張君勛先生於民國四十一年為三寶洞所撰對聯曰：

「繼張班立功異域，開哥麥探險洗河」

這是最為確當的頌語，刻仍懸在中爪哇三寶洞門前。

中國是以王道文化為主，鄭和七次下西洋，所表現天下為公，信義和平的精神，是西方文化所沒有。當時中國雖擁有龐大艦隊，絕不用侵略，或征服的手段來對付各個弱小民族，各個國家。完全用建立信義和平的方法，達成和平相處，天下為公的目的。所以中國在東南亞沒有一寸的殖民地的領土，這是王道文化的精神。假使鄭和肯用少許的船隊，採取征服主義，不僅可扼守麻六甲，並且不待一五一一一年，及一五九六年，葡萄牙人、荷蘭人佔領麻六甲，而荷蘭人更不能到達印尼，則中國早經佔領了整個東南亞。並可遠拒日後英法荷艦隊於印度洋之外，則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等地，都不致淪為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不僅如此，則鴉片戰爭，中法戰爭，八國聯軍，以及百年來中國一切喪權辱國的戰爭，都不致發生，則中國近代史必大大改觀。甚至不獨為亞洲一大海權國家，且為世界一大海權強國。由於中國王道文化重義輕利的精神，以及融和萬邦的政策，所以鄭和七次下西洋。都以傳播中國王道文化，對南洋各島嶼的人民，都以打抱不平的態度，及除暴安良的手腕，保護各島人民安居樂業。在明洪武年間（一三六八至一三九八），有廣東陳祖義逃避於此，率眾橫霸，標掠過客，至永樂間（一四〇三至一四二四）經三寶大人擒捕正法，始告太平，就是一明確的答案。因此迄今南洋各島，各國人民無不懷念鄭和愛民的恩澤，於是麻六甲有三寶山，三寶廟，中爪哇有三寶洞，和三寶井，都是為懷念鄭和而設的紀念。中爪哇的三寶洞，不特香火很盛，而印尼政府對三寶洞名勝，也特別保護。至三寶洞燒香感恩的人，不僅為華僑，也有印尼人在內。相反的，荷蘭人統治印尼三百多年，印尼全境却沒有一塊紀念荷蘭人的碑文，這就是東方王道文化勝於西方霸道文化的證據。

今後我們不僅要團結所有僑胞，並且要與印尼國民通盤合作，要努力弘揚佛法，傳播中國文化。同時，我們與印尼國民雖不同，但同一血統，所以我們認為印尼人民為好兄弟，為一家人，應互敬，互愛，互助，和平建設七十年代亞洲印尼新佛教。這是中印兩國人民共同的願望，也是我們佛教徒共同的責任。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日）

孔子關公都在印尼

——在雅加達佛教會講——

東初法師講
李佩蘭譯語

丘會長、諸位居士，今天我能在與諸位會聚一堂，首先要感謝三寶加被！這次我是從印度朝聖回程，經過曼谷，星加坡來到印尼！昨日訪問雅加達市區各寺院，及諸位教友，看見各寺院莊嚴建築，清淨道場；又見到許多善男信女到寺院燒香，焚燒紙錢，那種傳統風俗，完全與祖國一樣。實是令人有不知身在異域之感。同時，我又聽說，印尼政府禁止華文教育，及華文圖書進口，但信仰佛教的僑胞們，仍在暗中研讀華文的經典，所以在印尼唯有在寺廟裏才能看到華文圖書，那麼寺廟不啻為保存中國文化的祿。因此，我覺得諸位在此不僅盡了弘揚佛法的責任，也盡了保存祖國文化及民族傳統的義務。

同時，我看見許多寺院裏，不獨供奉了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並發現孔子與關公，都成為佛教的貴賓，儒釋一家的精神却出現在印尼。並且佛殿兩邊牆壁又繪畫了岳飛、文天祥，許多忠孝節義民族的故事，這對旅居海外僑胞來說，實寓有一種民族教育的意義。這使我想到三百年以前，創建寺院的高僧及善信的一番用心。印尼各地寺院，大都在明末清初時興建。當時正是滿清入關，明朝垂危的時期。鄭成功據守臺灣、福建，企圖恢復大明江山失敗後，許多忠貞愛國的志士，不願做滿清的順民，為情勢所迫不得已捨離祖國的懷抱，不是東渡日本，就是南移星馬、印尼。許多來到印尼的志士，以身在海外，只有藉著佛教來掩護，所以他們興建寺院，用意很深。不獨要供奉佛像，宣傳佛法，並且要供奉孔子、關公。也就是假寺院弘揚祖國文化，藉關公的忠義來團結民族的志士，仍圖有所作為。這種莊敬自強的民族精神，值得我們每一中華兒女學習與記取。明

末清初南移同胞的處境，正與你們今日在海外同胞處境相同。因此，我要奉告諸位，你們雖在海外，但每個人不特與大陸七億五千萬同胞有血緣的關係，並與大陸五千年歷史文化同一根源。所以我們不僅要宣傳佛法，並要弘揚祖國文化，始不負當年移植祖國宗教文化於海外的忠貞志士的一番苦心。要知當年南來的明末遺民，都是諸位的先遠宗親，他們之所以南移，絕不是為了保存自己有限的生命，離開祖國，實是為了保存祖國五千年歷史文化道統，及民族的氣節，才來到海外定居。今日我們宣傳佛法，弘揚祖國文化，也就是發揚當年南移忠貞為國的祖先精神。

丘會長昨天告訴我印尼佛教會發展情況，現有七十多所分會，有會員二萬多人，居士會有一萬多人。雅加達有會員六百多人，印尼全國佛教徒約一千萬人以上，這是一個有系統組織的團體，也是發展印尼佛教基本的力量。同時，七十多所分會，多半為印尼人所領導，這顯出中印一家的象徵。根據一九二九年北京周口店所發現的北京人，與一九三六年泗水所發現的爪哇人，經專家研究的結果，北京人與爪哇人為同族遠祖。因此可以說中國人與印尼人為同一民族的血統，印尼國民來領導弘揚佛法宣傳中國文化，可說最為適當。佛教對於印尼歷史文化有過輝煌的貢獻，他們應當記取發揚光大，使印尼成為亞洲七十年代最優秀的文化，最進步的民族。

今日人類世界彼此不能合作，就是互相猜疑與仇恨。唯有宣揚佛教慈悲的思想，消除人類的仇恨，世界始有和平的希望。

今日因時間關係，不能與諸位多講。好在隨後講話的機會，還多得很多。

(十一月八日)

在復活中的印尼佛教

比丘定海

一
印尼的佛教，久經被人遺忘，現在印尼佛教到底情形怎樣？這是每一個關心印尼佛教的人所急需要知道的，現在就請看看下面的報告：

印度尼西亞，簡稱印尼，古稱爪哇，是世界最大的島國，其人口約一億二千萬人，僅次於中、印、俄、美四國，居世界第五位。面積一百九十九萬公里，約中國五分之一。印尼民族屬馬來種，分布於東南沿海及島上，而海岸地帶與大陸民族相混。海島上的馬來亞血統較晚，所以一九三六年在泗水發見的「爪哇人」(Pithecanthropus) 古代猿人，而與一九二九年於北京周口店所發見的「北京人」(Sinanthropus)，已較爪哇人更為進步，原屬同族遠祖，故印尼與中國可說為同一民族的血統。而與印度民族之屬於白種血統者不同。印尼人口大都集中於爪哇島，次為加里曼丹、蘇門答臘、蘇拉威西等大島，其所屬三千島嶼分布於東西三千英里，扼印度洋與太平洋咽喉。在戰略上極為重要。印尼與馬來西亞半島之間的麻六甲海峽，是歐洲遠東海上交通的門戶，也是保衛東南亞和平重要的據點。

二

印尼與中國歷史文化的關係，主要為佛教。在六朝時代，印尼是中國與印度海上交通，重要的門戶，也是印度佛教傳入中國的轉運站。六朝時期，我國高僧經印尼前往印度求法者，多達四十餘人。(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最早到印尼者，則為西晉法顯法師。法顯於三九九年，西行求法，橫渡亞洲大陸。在印十五年，於錫蘭求得彌沙塞律藏本、長阿含、雜阿含，以及一部雜藏，都是當時中國所缺少的，他經錫蘭乘船東歸，於四一四年抵達爪哇，這時爪哇僅有婆羅門教，並沒有佛法。佛國記曰：『其國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於是法顯成為傳播佛法於印尼的第一人。而彌沙塞律藏、長阿含、雜阿含，以及雜藏，經印尼傳入中國，於是印尼成為印度佛教傳入中國的轉運站。

法顯以後，十數年間，印度僧人跋摩 (Guravarman) 即自錫蘭運赴爪哇 (Java)，弘傳佛法，舉國崇教。先是王母及國王從其受戒。國王後來竟欲出家修道，經羣臣勸阻，乃約法三章：一、全國戒殺，二、國庫儲存，悉數賑濟貧病人民，三、全國奉行佛法，乃終止出家。於是奠定印尼佛教的基礎，這時印尼佛教，乃屬小乘上座部。跋摩於四三一年抵達廣州。

六、七兩世紀經印尼前往印度的我國高僧，而與印尼佛教關係最密切

者，則有下列幾人：

一、會寧，益州成都人，於六六四年至六六五年間，由海道至阿陵州 (爪哇)，停住三年，遂與爪哇中部人若那跋陀羅 (Manabhadra)，於阿笈摩 Agama 經內譯出涅槃經後分二卷。大乘涅槃經，總數有二十五千頌，譯成可達六十餘卷，會寧與爪哇人若那跋陀羅合譯後分，僅得二卷，乃命運期寄達交州 (宋高僧傳卷二)。爪哇高僧與中國會寧合譯經典，這是印尼佛教史上最有價值的一頁。

二、大津，乃於六八三年抵達戶利佛逝洲 (蘇島) 停住多年，善解崑崙語，(即古爪哇語，雅加達博物館，現藏古爪哇語石碑，但已無人能解釋)，並知梵書。於六九一年携義淨三藏新譯論十卷，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四卷返回長安。

三、義淨，范陽人。於六七三年經爪哇前往印度，留學二十五年，歷三十餘國。得梵本經論近四百部，合五十萬頌，唐譯可成千卷。於六八八年，經東印度而至佛逝 (蘇島)。因缺少紙墨，乃寄書廣州，求得紙墨，在佛逝從事譯經抄寫梵本工作，並請助手多人，在六八九年因商船風便，舉帆高張，於無意中竟被載至廣州，竟將大批梵本經典遺置爪哇，於是迫不得已，乃於當年十一月復偕貞固等四人重返爪哇，取回梵本，乃於六九五年仲夏，回到洛陽。

四、孟懷業，道宏、法朗、貞固，都隨義淨同至佛逝 (蘇島)，善解古爪哇語，並解梵語，協助義淨譯經，及抄寫工作。義淨新譯論，及南海寄歸內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實際上皆於佛逝撰成。其來回於佛逝間，至少有十年左右。

由此觀之，印尼佛教之傳承，應以法顯為始，次求那跋摩以次類推則為若那跋陀羅、會寧、大津、義淨、孟懷業、道宏、法朗、貞固。因之，印尼佛教傳承，不僅與中國佛教高僧法顯等有密切關係，而中國佛教部分的經典，又經印尼傳入，於是構成中國與印尼歷史文化主要的關係。由於印尼缺少佛教歷史文獻，今日印尼碩果僅存者，僅有九世紀所築的闍婆佛塔，早經馳名世界，最具有考古價值。而印尼佛教史跡，似乎全賴石刻。最古之石刻，據雅加達博物館所藏的刻石佛像，則為八世紀及八世紀中葉。因之，今日欲考證八世紀以前印尼佛教傳承，則非藉重中國佛教傳記及東西名人史地考證筆錄，否則無法尋找印尼佛教史上有價值的根據。

十三世紀回教興起，印尼佛教日漸式微，十五世紀後，印尼佛教即進入長期睡眠中。

三

印尼佛教的重心，則在蘇門答臘、巨港；不在爪哇。但十五世紀荷蘭人入侵後，印尼佛教因遭受異教的摧殘，幾乎斷絕一切生機。僅靠華人所建的寺院，以燒香焚紙錢，維持印尼佛教殘餘的生命，實際上等於滅亡。二次大戰後，印尼雖獲得光榮的獨立，由於政治路線不夠明瞭，印尼仍與國外隔絕。自蘇哈托總統接掌政權以來，深知宗教對安定社會重要性，乃設立宗教部指導各宗教發展，印尼政府現所承認的五大宗教，則為回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孔教。各個宗教都能自由發展。因此，印尼佛教獲得了復活的機會。由蘇拉維西將所領導的印尼佛教會，則有七十幾所分會，計有會員貳萬多人。蘇曼德利上校所領導的佛教居士會，則有會員壹萬多人。各省市分會，大都由印尼人在領導，現有佛教信徒，至少在一千萬人以上。這是印尼佛教有系統組織的機構，也是領導復活印尼佛教的教團。全印尼佛教寺院，約三百多所，蘇門答臘就有七十多所。出家的比丘十四位，比丘尼五位及沙彌尼三位，沙彌壹百多人。優婆夷的人數，則比較居多數，仍有主持佛教人材不足之感，是故印尼佛教界多盼望自由中國佛教大德能至印尼宣揚大乘佛法。在比丘中最負盛望的體正法師，他是印尼佛教真正領導者，他有皈依弟子一萬人以上。他是一位日中一食，一領袈裟日夜奔走宣傳佛法的大心菩薩。除了教會以外，還有印尼佛教青年團，都是大專學生，每逢星期日集會，研究佛法，也是由他領導的，這是復活印尼佛教新的血輪。

目前印尼佛教界最感缺乏的，就是精神食糧，由於印尼政府拒絕華文經典輸入，歸化印尼的華裔，多數是奉行佛教，幾乎無經書可讀，印尼政府雖禁止華文教育，但信奉佛教的華裔，仍暗中研讀華文經典。希望各地佛教教友們能設法供給印尼佛教精神食糧。倘有發心的菩薩，供給最淺顯宣傳佛法的經書，請先寄至 PO TAI KOK TEMPLE, NO. 8, LORONG KIJAT, SINGAPORE 21, 由優曼法師、松年法師設法轉交。切勿直接向印尼投寄，以免遭受毀滅性的拒絕。

四

印尼與中國佛教隔絕很久，東初法師今夏應印尼佛教會邀請，前往弘法，乃於十一月四日自星洲來印尼訪問，這是中華民國訪問印尼的第一人。由太平洋漆廠董事長羅浩然先生陪同而來。是日到機場歡迎的善男信女由體正法師率領三四十人，雅加達佛教會會長丘福麟及李佩蘭、徐正琴、葉秀梅、劉德華、李菊香等熱烈歡迎法師。

東初法師停留印尼時間雖不多，曾訪問佛教名勝、寺院、名人、參觀演說。對印尼佛教歷史文化了解最為深刻。並就法顯所到耶婆提，及義淨所記十洲地名，逐一與體正法師等，就印尼歷史地名對校考證，法師所著

：「中印佛教交通史」所記有關印尼歷史地名，都十分正確。法顯所謂「耶婆提」，確為爪哇，絕非墨西哥。體正法師等對東初法師博學多聞，尤以對中印佛教史地學知識之豐富，至為欽佩。

東初法師曾訪問印尼佛教會主席蘇拉維西將，及佛教居士會主席蘇曼德利上校，交換復活印尼佛教意見。並就開闢婆羅塔在亞洲佛教藝術史所居崇高地位，認係印尼佛教史上最優良的建築。吾人於此不僅可以窺見九世紀印尼優良文化傳統的精神，並可窺見當時印尼國民寬大胸襟，及偉大心願與乎雄壯氣魄，否則，絕不會有如此輝煌偉大佛塔之建築，今開闢婆羅塔，多數浮彫佛像，遭受破壞，塔內所供佛像，多數僅有佛身，缺少佛頭，顯然遭受有計劃的破壞。現在僅有雅加達博物館所藏開闢婆羅塔佛像，最為完整，足資研究。據說聯合國文教組已撥給印尼政府巨額經費，修復婆羅塔。蘇拉維西主席說：他正計劃興建印尼佛教中心，正與總統夫人商量。以便保存印尼佛教文物，類似佛教博物館，並希望全世界佛教徒提供佛教文物，以供世界佛教徒參觀，並請求東初法師加被，其說話的態度極為誠摯。

訪問蘇曼德利主席時：東初法師所說：我們語言雖不通，我們的國籍雖不同，但我們卻同一種族（北京人與爪哇人）又同一信仰，奉行本師釋迦牟尼的遺教，因此，我們希望印度尼西亞國家強大，印尼佛教的復興，是與主席具有同等心願與期待，蘇曼德利主席，對法師所說深為感動，隨即作跪拜式請求法師加被印尼佛教，那種誠懇的態度，極為感人，並贈送印尼佛像一尊與法師。於此可知印尼國民是如何渴望佛教來救濟他們！

體正法師更希望法師留住印尼，宣揚大乘佛法，並望能為印尼編述「印尼佛教史」及多數佛教大德至印尼弘揚大乘佛法！同時，東初法師更為印尼帶了與奮與鼓勵：

（一）雅加達市區共有佛寺十七所，多數為優婆夷，僅有同善堂八十三歲的老人，現比丘尼相。法師為鼓勵各寺院優婆夷多能現比丘尼相，住持佛法。特將自印度求得佛陀法身舍利，分贈同善堂比丘尼一粒，並謂凡願剃除髮的人，都可獲得舍利一粒。因此，隨有祥雲堂優婆夷發心剃髮，並請法師為之執刀，取名聖戒，獲贈舍利一粒，全堂踴躍歡喜，是日參觀剃髮的善信男女六十人，無不感動，咸認這是印尼佛教一大進步。

（二）目前印尼佛教最大的缺乏，就是精神食糧，印尼政府禁止華文教育，但歸化印尼的華裔，仍以華文為中心。尤以佛教經典為最。東初法師允贈送華文大藏經壹部與體正法師，並請蘇拉維西主席協助，如何將大藏經運至印尼。蘇氏允為協助，隨贈送印尼佛教經著一本，以酬謝法師贈送大藏經的盛意，於是中印文化於頃刻間得以溝通，這不是人力所為，實為龍天加被所致！最後法師離開印尼時，在機場歡送善男信女多達五六百人。人都盼望法師再度來臨，宣揚佛法。

世界各地佛教近況

東初法師講
定海譯語

在雅加達臨別歡送會上講

這次本人仗三寶加被能來印度尼西亞訪問，承蒙諸位教友熱誠招待，深為感謝。今晚我要到星加坡，又勞諸位在此深夜集會歡送，使我更感到慚愧。在此臨別前的半小時，我有幾句話要對諸位講一講，算是臨別贈言。

一

佛教雖起源於印度，但已不屬於印度一國所有，早經成為世界人類共有的家珍。所以我們不要因那一國佛教的興衰，就感到憂慮。更不要因大陸佛教受到某些限制，就感到苦悶。要知道世間一切事物，沒有不變遷的道理，人有生、老、病、死；世界有成、住、壞、空。這都是人的業力及時因緣所造成。時因緣一旦成熟，馬上又會恢復舊觀。就以印度來說：佛教在印度雖不及以往興盛，但今日印度的佛教，却較往年進步得多，並且展現出一片新鮮向榮的氣象。

佛教的八聖地，在二百年，或一百年以前，只有佛陀的遺蹟，却沒有一所代表佛教的佛寺。可是今日八聖地，僅中國佛寺，就有五所，其他錫蘭、泰國、緬甸、各有一所佛寺。但以鹿野苑中華佛寺為最古，那就是唐代古支那寺。現在釋迦牟尼佛成道處菩提場，中華大覺寺內，又在興建世界佛學苑，佛教大講堂及佛教圖書館，和中華佛學研究所。世界佛學苑內將分設印度、錫蘭、泰國、緬甸、越南、蒙古、西藏、日本、韓國等十國佛學研究所。以期共同研究各國佛學教理與教義，以求融會貫通，發揚光大。將為世界佛學研究發揚的中心。

印度比哈爾省政府，為欲恢復七世紀那爛陀寺對印度歷史文化的光輝，乃於一九五一年創立那爛陀大學。以梵文、巴利文、佛學，及印度哲學、文學為主。並以中文、藏文、蒙古文、日文為伴，以期透過亞洲各國語文來研究印度佛學思想發展史。現有泰國、錫蘭、越南、高棉、緬甸等佛教僧伽百多人，就讀其間。

該校環境幽美，門前為一大湖泊，呈現出一副風景幽美的藍圖，清淨嚴肅，鴉雀無聲，儼然為中國叢林寺院。現由梵文、巴利文權威威希布比

丘任校長，及專任教授七八十人，實為今日亞洲佛教第一學府。大有七世紀那爛陀寺的風格。

梵文、英文，及印度國語為印度國民必修課。而梵文又為大乘佛教聖典原語。在佛學上仍居重要地位，不僅要校正大乘佛教聖典，要研究梵文，即研究印度一般宗教哲學，也要學習梵文。現在據我所知印度，就有兩所梵文大學，都在研究佛學及印度哲學。因此，佛學在印度宗教哲學史仍居崇高地位。印度政府雖未積極提倡佛教，却在文化教育上推重佛教，於是奠定佛教在印度發展的基礎。

近來旅居加城僑胞正發起興建玄奘寺，以紀念有功於中印文化交流的偉人——玄奘法師，藉以改善中印兩國人民友誼。並獲蔣總統親題，「玄奘寺」額，以示嘉勉。由此觀之，印度佛教，從種種方面，都已走上復興的坦途。

二

東亞日本的佛教，雖說由中國傳去，但現在日本的佛教，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氣象。日本佛教教育最為發達，僅佛教大學，就有二十幾所。其他佛教中學，專科，女子學校，以及小學，幼稚園等，多不勝舉。日本佛教文化事業，也極普遍。日本各大書局，堆滿了佛教圖書文物，以供讀者需要。每年日本佛教圖書出版的總數，要佔全國總出版的數量四分之一強。要以文化教育而論，日本佛教應居亞洲第一。

泰國、錫蘭、緬甸，都屬佛教國家，以佛教為國家，一切以佛為主，以和尚為尊。佛教在泰國最能深入，也最普遍，每一男子都要出家一次，接受佛教教育。未出過家的人，不特沒有資格做大臣，做社會領袖，甚至連娶個漂亮的老婆，也沒有人願嫁給他，因為你沒有出過家，受過佛的育，聲譽和人格都成了問題，所以每一男子都要出家一次，似乎才有前途。

同時，佛教的標幟，到處都可看見，房屋，汽車，乃至婦女服裝，兒

童玩具，商店商標，都有佛教標幟。每一國民都恭敬三寶，合掌作禮，尊和尚為師父。在汽車上，火車上，都規定「和尚」的坐位，免費乘車，所以泰國的和尚，在國家社會地位極高，雖泰皇見了僧皇，也要跪拜敬禮。越南、高棉的佛教，因受戰爭的影響。許多地方不如理想，但佛教在國家社會上，仍居極重要的地位。

在天主基督支配下的美國社會，佛教早經深入其間。現在美國著名的大學，至少有十數所，都設有佛學講座，並授佛學博士學位。美國一所基督教大學，數年前曾由印度聘請一位中國籍梵文學者巴周先生，前往教授佛學。並從臺灣請購了一部大藏經，作為基本教材。美國一位華僑沈家楨先生，最近計劃將漢文大藏經譯成英文，介紹給西方世界，現已撥出鉅額經費給臺灣佛教人士，組織譯經院，展開譯經工作。

同時，美國紐約一位華僑，刻在紐約郊區興建一所大乘寺，耗資五十萬美元，並從香港臺灣聘請佛教名僧前往主持。

舊金山、紐約、華盛頓，以及加拿大、南美洲、巴西等地。都有中國籍的居士法師，在那裏傳教活動。信仰佛教的人，包括華人、美人、白人、黑人。特別是美國青年們，他們雖沒有正式皈依佛教，但是他們都富有佛教思想與觀念，都傾心於佛教。由於他們對於物質文明及功利主義的思想，都感到厭棄與失望。因此使他們傾向於東方文化，他們喜愛坐禪，認為坐禪可使人復活他的靈性，希望從禪定中創造出更高尚的文化。來挽救沒有內容的西方文化末路！

三

臺灣佛教情形怎樣？大家想必都要知道的，我要告訴諸位，近二十年來，臺灣經濟成長很快，帶來社會的繁榮，各宗教都能自由發展，佛教當然不能例外：

(一)寺廟方面 臺灣許多古老的寺廟，都經過翻修，或是重建，而興建寺院講堂，更是不勝枚舉。佛教僧尼，也因受社會教育普及的影響，個個都要讀書，都要上學堂。因此，臺灣僧尼不僅要上佛學院，並且要上社會學堂。因為現在的出家人，單靠懂一點佛學的常識，是不夠應付新時代知識份子，所以許多青年僧尼，不是到日本留學，就是考上國內大學，臺灣僧尼，從日本佛教大學畢業回來的，確實不少，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的現象！

(二)文化方面 我們的教主，是一位偉大宣傳家，也是一位心理作戰家，佛最懂得人的心理趨向，以及心靈最深處。佛教由宣傳而起家，所以我們要弘揚佛法，就不能忘記宣傳，現在臺灣佛教宣傳品，單佛教雜誌，就有七八種。佛教大藏經，近十五年來，影印了三種版本。各種單行本經典，以及私人著作出版，每年都在十萬份以上。這些經典、刊物、作品，都經銷臺灣及東南亞，乃至世界各國。海外各地讀者所知道的臺灣佛教，都是從書刊上而來。

臺灣佛教的發展，現有一個新的趨向，那就是深入大專院校，鼓勵各大專學生研究佛學，每年接受佛學獎學金的人，至少在一千人左右，未接受獎學金的研究佛學的青年，那更不知多少。將成推進佛學社會化的新動力。同時，佛教界也知道注重社會事業發展，每年舉辦冬令救濟、夏令施診施藥。以及善信捐款興辦佛教養老院、孤兒院、幼稚園等，無不具備，尤以臺中李炳南居士所創辦的佛教醫院，成績最佳。

佛教僧教育，就是佛學院，現在臺灣也有四五所，專收僧尼，不收在家子弟。以東方佛教學院，較具規模，人眾也最多，是發展成長最快的一所學院。次為社會中學，也辦了兩所。其成績也不錯。總之，臺灣佛教，却有無限光明的遠景。

最值得向諸位報告的，那就是我們 蔣公總統所起的玄奘寺及慈恩塔。先後耗費一千多萬新臺幣。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由政府斥資興建佛寺的第一次！

由此看來，不論在亞洲，或美洲，都有佛教徒在那裏活動，傳播佛陀的慈悲音。所以你們不要因甲地有佛教，就生歡喜心，乙地沒有佛教，就感到煩惱。要知道佛教是世界性的，印度沒有佛教，錫蘭、泰國、緬甸却有佛教，大陸沒有佛教，日本、臺灣、韓國却有佛教。印尼沒有佛教，星加坡却有佛教。所以不要因為那一國有與無，就生歡喜與煩惱。以印尼佛教來說，自十五世紀後，印尼佛教，就進入長期睡眠中。那知到今日，因蘇哈托總統尊重人民信仰自由，就由諸位領袖來領導印尼佛教復興，那不是一個最好的證據嗎？

最後我要提醒諸位的，那就是佛教大小乘的問題。大小乘是佛教制度與思想上的區別，不是信仰的問題，佛教以信仰為第一，切不要以此而生意見，防礙團結。體正法師是一位不辭勞苦，不為自己打算的大乘菩薩。我們要一致擁護他，尊敬他，來領導復興印尼佛教！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星馬佛教與中國文化

東 初

一、星馬與中國歷史之關係

我從印度朝聖，回程經過星洲，承常凱、演培、優曇、廣義、松年諸法師招待、參觀訪問，各寺院名勝，輝煌偉觀盛情銘感。同時，在星市菩提蘭若作了一次演講，及參加雙林寺星期念佛會活動，供以午齋。並探望多年不見的臨根法師。因此，使我對星馬佛教有一知半解的認識。我又發現大陸撤退後，佛教的精華，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都在星馬。南洋各地與中國佛教的關係，主要為印尼，次為星加坡，馬來西亞（簡稱星馬）。星馬自古以來，就是中印文化傳播的地區。因此，這一個地區，名為「中印半島」，或曰「印度諸那」。就是隔在中國與印度之間。而星馬又接近於印度，很早就受印度婆羅門教及佛教的薰陶。星馬原都屬佛化地區。直至十三世紀，即當我國元朝時，始由回教勢力取而代之。因此，馬來半島，蘇門答臘，爪哇，以及婆羅洲等地，都改信回教。現在只有屬於泰國的馬來半島北部，仍保留信奉佛教，以及華僑社會仍多信奉佛教。

馬來半島，原來是一個小國紛立的時代。在我國歷史上，早在南北朝時，即有丹丹國、盤盤國遣使朝貢。在隋朝則有赤土國，唐朝則有「狼牙修國」，宋時有「丹眉流國」。這些國家大多在馬來半島北部，馬來半島北方是泰國，南方是蘇門答臘及爪哇，都是很容易受印度文化及外來勢力侵入。

丹丹的名稱，首見於梁書，新唐書作「單單」。是一個信奉佛教的國家。梁書「丹丹國傳」云：丹丹國，中大通二年（五三〇），其王遣使奉表曰：

「佛承聖主，至德仁治，信重三寶，佛法興顯，衆僧殷集，法事日盛，威嚴整肅，朝望國執，慈悲蒼生，八方六合，莫不歸服，化隣諸天。非不喜喻，不任慶喜。若蒙奉見尊足，謹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軀。並獻火齊球。吉貝（Kapok）即木棉、雜香藥等」。

大同元年（五三三），「復遣使獻金銀琉璃，雜寶香藥等物」。

由此看來，丹丹國很早就接受印度佛教的信仰。佛法也很興盛。居然向中國說教，竟以奉獻佛牙、佛像、佛塔為敬。當然，佛牙、佛像、佛塔，是屬於佛教不易求得的法寶。而丹丹國竟把這些不易求得的法寶，獻給中國，可見他對於佛法是何等熱心，想以此結好中國。盤盤國也是信仰佛教的國家。梁書盤盤國傳云：

盤盤國，宋文帝元嘉（四二四—四五三）孝武孝建（四五四—四五六）大明（四五七—四六四）中，並遣使貢獻。大通元年（五二七）其王遣使奉表：……中大通元年（五二九）五月，累遣使貢牙像及塔，並獻沉檀等香數十種。六年（五三四），八月復遣使送菩提國真金及畫塔

，並獻菩提樹葉簪糖等香。舊唐書云：

盤盤國在林邑西南海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乃至其國與狼牙修國為隣，皆學婆羅門書，甚敬佛法。貞觀九年（六三五）遣使來朝貢方物。」

由此看來，盤盤國亦早受印度佛教的化育，始有重要的法寶，獻給遠方的中國。隋書赤土國傳云：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赤色多赤，因為號。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

同時，隋書「赤土傳」中所記「狼牙修國」，梁書作「狼牙修」。唐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作「郎伽戌」。宋趙汝適「諸蕃志」作「凌牙斯」。據許雲樵考訂，其地當在今泰國南部之六坤（Jatun），當時或侵略赤土，南至吉打（Kodan）——見南洋學報第一卷第一輯（丹丹考）。

隋煬帝大業三年（六〇七），帝賜常駿等馬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遣寶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

以上所舉各國，都在半島北部，今屬泰國。在五、六兩世紀時都以佛教法物向中國朝貢，於是與中國歷史文化發生關係。

二、馬六甲與西方文化

星馬最早興起的時代，就是「麻六甲」海峽。不僅為近代歐洲與遠東重要的門戶。也是中國與印度海上交通主要的要道。凡中國或印度往來商船，皆須經過馬六甲海峽。因此，馬來半島，又名馬六甲半島。但自檳榔嶼與新加坡先後興起後，馬六甲地方日漸衰落，現在僅供遊人憑弔而已。但馬六甲過去却與我國佛教關係最為密切，唐代我國高僧義淨、真諦等赴印度求法時，由廣州出發，經馬來半島而至佛逝。據義淨在其行程中記云：「十一月遂乃面翼軫，背番禺，指鹿園而退想，望鷄峯而太息。……未隔兩旬，果之佛逝（舊港）。經停六月，漸學聲明。王贈支持，送往末羅瑜（Molvay）國。復停兩月，轉向羯茶（即今吉打）。至十二月舉帆還乘王船，漸向東天矣」。

這裏所謂「末羅瑜」，究指何地？或即指蘇門答臘而言。據程浩「東南亞列國志」考證。「馬來半島及馬來人，都由末羅瑜名而來。（末羅瑜即今之蘇門答臘）。或譯巫來由，因稱馬來人曰巫人。蓋閩南或廣東人讀無為莫之去聲。最可怪者，就是將馬作牛，又稱為「牛勞油」。原來閩南音近讀作 Wu，牛讀作 Gu，而閩音於 WG 二音不分。於是遂糾混令人不可思議了。所以我們讀南洋各地地名，將其某名來與巫名一作比較，往往莫名其妙，這就是因為由閩南音發聲的緣故」。

明朝鄭和七次下西洋，在馬六甲地方留着三寶太監的遺跡，最着名的

三寶山，三寶殿，三寶井現為華僑墳山。又有青雲亭，建於明穆宗隆慶年間。這是我國華僑在馬六甲所建最古的寺廟，已有四百餘年歷史了。十五世紀可說為「馬六甲」黃金時代。那時爪哇滿伯夷王國已趨於衰落，北方暹羅的勢力正開始興起。「馬六甲」在商業交通上取代了新加坡及三佛齊的地位。從印度佛教改依回教，在政治上為求得保護，及防止暹羅人侵略，不得不屈服於中國勢力。所以在明朝時，使向北京朝貢，及海禁採取閉關政策，更無力兼顧中南半島安全。同時，西方帝國主義的勢力向東方伸展，以葡萄牙為先驅，以及荷蘭、英國先後來東方的勢力，發展貿易與勢力。一五二五年，葡萄牙終於攻陷了馬六甲海峽。自此西方文化向東方傾流，直接摧毀了中印文化於此一地區的勢力。十八世紀中，南半島，先後淪為英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二次大戰發生。由於中國政府對日長期的戰爭，因此激起了民族主義自覺運動。印度、緬甸、錫蘭、巴基斯坦，先後都脫離英帝國主義，獲得獨立。馬六甲島於一九五七年基利獨立，新加坡於一九五八年實行自治。這一個劃時代的重大變化，不特喚醒了東方民族自覺運動。同時，也說明了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南半島殘暴統治勢力壽終告罄。中印文化於這一地區，又逐漸恢復十五世紀以前的影響了。

三、星馬佛教與中國文化

今日旅居星馬的華僑，大都係明末清初，鄭成功據守福建臺灣企圖復國運動失敗後，許多忠貞明朝的遺民，不是東渡日本，就是南移星馬，印尼定居。所以今日南洋各地華僑，以閩南人為最多，次為廣府人，最大半島總人口中，約佔十分之四，馬來人占半數。若合新加坡而共計，則華僑人口就超過了馬來人。依據一九五六年統計，馬來亞全部人口，只有六百三十餘萬，馬來人三百零九萬，尚不及半數，華人二百四十餘萬，加上印度人七十五萬九千，即超過馬來人。所以馬來亞獨立建國時，要限制新加坡人的公民權，並且要把新加坡除外。是絕對不合民主制度的。同時，新加坡總人口當時（一九五六年）僅有一百三十四萬，華人就有九十八萬九千，約佔十分之八。馬來亞十五萬七千，印度人十萬二千。華僑在馬來亞已歷往數世，而馬來亞之開發以有今日，實為華僑數代辛苦經營，功績最大。同時，華僑之於馬來亞，實已與馬來人無別，不能視因外來移民，就有區別院制。其實，今日之馬來人，也是從南洋各島移來，並非島上原住的土人。馬來亞社會許多工商事業，多為華人經營，所以華僑對於當地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實居極重要的地位，星加坡華人在當地社會事業上所居的地位，尤為重要。

明末清初南移定居的志士，並非為欲保存個人有限的生命，離開祖國懷抱，遠渡重洋。實為保存祖國五百年文化道統，及民族氣節，南來定居，所以他們不特把祖國文化帶來，並把祖國宗教帶到海外。他們起初興建

寺廟，不僅供奉佛像，並要供奉孔子，關公，媽祖。就是製假寺廟來團結，藉佛教精神來鼓動。集會要到寺廟，於是超度祖先也要到寺廟。於是寺廟，不僅要弘揚佛法，又要傳播中國倫理文化，構成佛教與祖國文化在海外相依為命的象徵！

泰國與印尼，早經阻止華文教育。泰國華人商店店號，雖准華文與泰文並列，但要課納重稅。印尼，則根本禁止華文，並限制華文進口，由於泰國與印尼都屬宗教國家，對於佛教尚能尊敬。因此，並未限制佛教僧侶及信佛的人活動。印尼並有佛教會的組織，教徒非常活躍。因為市面缺少華文圖書經典，只有佛教寺廟裏，才能看見華文的經典圖書，也只有信仰佛教的華人，才有機會研讀華文的經典。其他，多數華人不認識華文，也不會說華語！

星馬比較泰國與印尼好得多，尚未禁止華文傳播，佛教領導人物，為欲在異域保存祖國宗教文化。除與辦佛教教育、教導信仰佛教的青年子女研讀華文經典及祖國文化，並與辦了幾所社會學校，教授華文，華語，弘揚祖國文化，這是值得贊揚的，今日在海外佛教寺廟，與其說在推行佛法，倒不如說在推行以倫理為中心的祖國文化。因此，我認為批評佛教寺廟經營經懺，顯然未能瞭解海外佛教的處境，及近代佛教發展的歷史。

宋明理學興起，佛教在社會教育文化上失去了領導地位，於是又回復到漢初兩晉時代儒釋一家三教合一的趨勢。自此，社會人士凡遇喪事，不問信佛與否，都要邀請僧侶誦經超薦，表示他對父母的孝敬，這才能符合中國倫理文化的道統，於是佛教寺廟傾向於經營「經懺」以維持其繁榮。嚴格來說，與其說寺廟依賴中國倫理道統而生存，維持其繁榮，更不如說：中國倫理文化，却依靠佛教寺廟傳播以維持其傳統，比較確當，更近於事實。

佛教寺廟，在國內許多人目為落伍的象徵，而在海外，却成為保存中華文化道統重要的機構。並且，真正在加強海外僑胞對祖國宗教文化傳統信仰，使之逾久而逾堅。因此，海外多數華僑精神食糧，多賴佛教團體供給。星加坡多數佛寺，每逢星期日成千累萬華僑子女湧進佛寺，參加祈禱誦經活動。所以歐美各國僑民到什麼地方，他的教堂就到什麼地方，就是要維持僑民對祖國宗教文化信仰，不為外國人所同化，改變其信仰。東南亞華僑社會，因有中國佛教寺廟，所以多能對祖國宗教文化保持其傳統的信仰，還能看到一點中國文化。在歐洲及南美洲各地，因為沒有中國佛教寺廟，多數僑胞都改信西方宗教，不特與祖國精神上隔絕，首先要否認倫理為中心的祖國文化，不祭祖先，不尚倫理，認創造萬物主是絕對的真神。由此看來，海外中國佛教寺廟，却在無形中為祖國文化盡了最大保存與傳播的責任。

今後希望我國政府要鼓勵海外僑胞，並且要協助興建佛教寺廟，藉以傳播中華文化。保持僑民對祖國文化傳統的信心，都能以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為榮。

印度朝聖紀要

東初

一、從臺北到加爾各答

印度，是佛出生的國土，我們每一佛弟子都應前往朝聖。世人每屆清明佳節，都要掃墓祭祖，以不忘父母的恩澤。佛是我們的法身父母，更應前往朝拜。可是現在我國佛教徒前往印度朝聖，不特遠不及古德前往印度求法的熱忱。更不及耶教徒前往耶路撒冷來得踴躍。我們應當積極地提倡鼓勵教徒們前往印度朝聖，增進教徒們對教主信心與勇敢的精神。其實，到印度朝聖，並不艱難，現在交通便利，不像古代步行艱苦，只要有信心，有決心，不怕吃苦，任何人都可以去。這次我能到印度去朝聖，首要感謝三寶加被，及悟謙法師的照顧。

今春印度佛教僧伽會主席悟謙法師來函邀請前往弘法，藉以傳播中華文化。原想三月間前往，後因印度簽證四月初才到，那時天氣已漸漸熱起來，所以延至十月初，才乘中航班機，由臺北直飛曼谷。臨走很少人知道，僅有方甯書，林江濤，張榮達及一位楊先生，明宗，悟因等諸人趕至機場送行。當日飛抵曼谷，承高向居士等數人至機場迎接；泰國畢竟為一佛教國家，機場檢查人員對於出家人過境，特例優待，未加檢查，即准通過。當日下榻中華佛教研究社，承高理事長盛情招待，及參觀曼谷市區佛教名剎。佛教在泰國，不僅普遍，而且深入民間，佛林林立。輝煌的建築，高貴的商品，乃至兒童玩具，婦女服裝，無不具有佛教意識的標幟，這顯出佛教精神瀰漫於每個人思想中。

華宗普淨大師，因得樂親法師函告，獲知我將至曼谷，多方探聽，邀約前往參觀興建普門報恩寺，並款以午餐，暢敘在南京一段往事。

在泰國休息二日，即續飛加爾各答，加城是印度與東南亞重要的門戶，當我臨上飛機時，高理事長惟恐我在印度缺糧，特贈食米壹包，及兩包蘿蔔乾，說印度沒有東西吃以備防荒。那時候我也不知道印度實際情形，只有感激他的盛意。那知到了印度，事實不然，印度吃的米還是有的，只是不太好！

那天到機場迎接我的，計有華僑協會主席葉幹中先生夫婦，副主席譚銳榮先生，佛教僧伽會主席悟謙法師，暨加城中華佛事董事劉金昌先生、黃梅何居士，及龍華佛學社領導人劉陳玉珍，劉珍嬌，及社員劉招云，李軒珍，楊珍英，鄧六妹，劉鳳招，梁双英居士等數十人，分乘專車，經二十分抵達加城市區，順道參觀加城尚未完竣之中華佛寺，鎮參師以茶點招待。當晚下榻摩訶菩提學會，這是錫蘭佛教道場。早在七十年前，錫蘭達摩波羅居士，即與我國楊仁山居士，共約復興印度佛教。

達摩波羅居士於加城首建摩訶菩提學會，後於鹿野苑興建錫蘭佛塔，他對復興印度佛教出力最大，可說是復興印度佛教的功臣。楊仁山居士於光緒三十四年創立祇洹精舍，招收緬素青年教授佛學，及英文等課，以期進修梵文，巴利文復興印度佛教，即受達摩波羅居士鼓勵而設。當時入學緬素青年，則有太虛，仁山，智光，歐陽竟無，梅光羲，邱虛明等十數人，都是近代中國佛教史上領導人物。今下場該會，回憶古人，展望將來大陸佛教，不勝悲感之至！

加城，雖說為東印度最大的城市。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後，因印巴分立，以及經過二次印巴的戰爭，元氣顯然大傷。對於市區公共建設未能及時整建，環境衛生，公共秩序，都顯得十分紊亂。今春東巴基斯人民要求獨立自由運動，遭受西巴基斯亞雅政府暴力鎮壓和屠殺；於是東巴成千萬萬的難民擁入印度境內，加爾各答當其衝，幾乎滿街滿巷都是難民，乞丐。馬路邊，商店走廊，火車站，大街小巷，偏地都睡的是難民。而市區交通，又是亂七八糟。人力車，馬車，電車，巴士，汽車，板車，牛車，都擁擠市區。巴士，電車不僅車箱內擠滿了人，車頂，車尾都是搭的人，於是把一個七百萬人口的大都市，弄得又亂又髒，顯出毫無秩序的現象。

二、舉行 總統頒贈玄奘寺額大典

我在加爾各答，先後住了七八天。除了參觀訪問而外，並演講了三次，一是在加城雙十節六十年國慶大會，葉幹中僑領邀請我參加國慶，發表演說，講題為「中印兩國人民應記取歷史上的教訓」，聽眾約一千多人。同時，並主持舉行 總統頒贈玄奘寺額大典，由葉幹中僑領代表政府將玄奘寺額頒予悟謙法師。由我報告自由中國佛教發展狀況，及玄奘法師頂骨於民國四十三年，經章嘉大師，趙恒惕，李子寬諸居士向日本交涉，歸還自由中國。總統特指定日月潭青龍山興建玄奘寺，近又建慈恩塔，先後耗資一千多萬元臺幣，這是近代史上由政府斥資興建佛寺的第一次。蔣公總統崇敬法師，無遜於唐太宗，古今輝映，實不可思議，參加中印人士，無不爭先恐後瞻仰 總統墨寶，感謝 總統德意。中午並招待酒席，以示慶祝。

二是在摩訶菩提學會，該會秘書長 (Venble N. Jinaratana)，他是錫蘭佛教上座，他在亞洲、歐美各國，以及蘇俄都有他的足跡，是一位非常活躍於國際佛教的人物，承他盛意舉行盛大晚會，邀請佛教教友，及印度國會議員多人參加，歡迎我演講，當時講題為「復興印度佛教」，

由李鳳芳小姐譯成英語，聽衆多爲錫蘭人，印度人，以及華僑教友，約一百二十人。

三是我從新德里回到加爾各答後，培梅中學葉幹中校長邀約參觀該校。這是旅印華僑所辦的第二所華僑中學。承葉校長之盛意，要我對該校學生講話。因爲加城正在掀起建築玄奘寺的運動，以紀念此一有功中印文化交流的偉人，而旅居印度的僑胞，不啻在印度留學。因此，我以「玄奘法師在中印文化史上之地位」爲題，對七百多位青年學生解說，希望青年同學要步玄奘法師後塵，獻身於中印文化交流，增進兩國人民友誼，歷時半小時而罷。

以上三題講稿，「中印兩國人民應取歷史上的教訓」，及「復興印度佛教」，均刊載加城「印度日報」多日。隨後即有多人來訪，因此，我發現不僅旅印僑胞都愛自由祖國，仰敬總統。即印度知識份子，亦多傾向中華民國，渴望友好！

三、瞻仰八聖地遺跡

從十二日起，我就離開加爾各答去朝聖。加城屬於西孟省，八聖地遠在聯合省，比哈省，距離加城最遠的祇樹孤獨園，總在上千英里，最近的靈鷲山，菩提場也有三百九十二英里。因爲路途遙遠，八聖地又不在一處，彼此相隔又遠，不僅旅途食宿不易，並且要有人帶路，能說印度話，否則，更加困難了，悟謙法師是最理想的人選。悟謙原籍陝西咸陽人，大陸撤退前，由陝西到成都，原想經西藏入藏，旋以戰爭受阻，又轉往青海經後藏入拉薩，修學密宗。中共進入西藏後，目觀情形不對，於四十五年，又從西藏經大雪嶺逃入印度，受盡千辛萬苦，所以他不特會說西藏話，也會印度話，來往八聖地不知多少次數。同時，爲欲訪問印度學術機構，又請了一位通英語的，及一位助手。因此，我們朝聖的語言解決了。

同時，因爲旅途遙遠食宿不便，悟謙法師說：「遇到廟就住廟，遇到站就住站（火車站）」，遇到旅館就住旅館。惟恐途中飲食不易得，並把我從泰國帶來的兩包蘿蔔乾也配作食用，另外又買了些餅乾，帶了水壺，草紙，洋火等等，以便沿途食用，預作的準備，非常周密，於是我們一行四人，就乘夜車出發了。

在印度乘火車，簡直是拿錢買罪受，我們買的三等臥車票，因爲二等車沒有臥舖，只有買三等車。車廂很大，臥舖分上中下三層，乘客又多，加城車站又大，若不是熟客，雖買了車票，也沒法找到自己的舖位，我們從五點鐘就到站，單找舖位，就找了足足二小時，火車快要開，才找到舖位，真是急死人啊！

當然，三等車都是普通客人，而車廂內環境衛生壞得無法形容，因爲

三等車行車時間很長，所以只有臥位，沒有坐位，客人上了車，個個找臥位睡下來，車廂內却擠滿了人，臥位睡不下，就睡在地上，要仔細一看；滿車所乘的，那裏是人，簡直是一羣涼血動物！

我們乘了一夜車，次日早晨，就到了目的地，又僱了一輛汽車，到中午才到釋迦牟尼佛成道處菩提場，下榻中華大覺寺。大覺寺爲湖北籍永慶師創建，永師已圓寂，刻由湖北籍楚緣比丘尼繼續主持，僅楚緣一人，且多病，今年六十多歲了。

佛教在印度，七世紀以後，就逐漸衰落，十三世紀回教崛起，佛教的八聖地顯然遭受有計劃摧殘，現在僅有釋迦牟尼佛成道處菩提場伽耶塔，仍直立雲霄，這是碩果僅存偉大的聖蹟。塔原爲阿育王所創建，歷代都有修葺，今所存者，爲西元一八八〇年所重修，費八萬盧比。惟塔的規模與塔內佛像，都屬古代所遺。塔坐東向西，作西方形，高一百六十英尺，下甚寬廣漸高則漸縮小。至末梢，則爲圓柱尖頂形，塔內凡大層九，小層不知其數。下層爲廟，故人稱爲廟。中國人舊稱爲大覺塔。大塔後有菩提樹，樹下有一石臺，即所謂釋迦牟尼佛成道處之金剛座。相傳釋迦佛初出家，苦行六年，後於此樹下結跏趺坐。靜心思惟，並發誓言：「不成正覺誓不起坐」，果於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激悟宇宙人生實相真理。大塔之創建，即爲紀念釋迦牟尼佛於此成道處。我也試坐石臺，拍了一張照片，以備紀念。那知回來沖洗竟未沖出來，分明是帝釋天捉弄我，否則，就是我的福報不夠，才有此種現象！

八聖地相距很遠，悟謙法師唯恐我途中跋涉太苦，乘車，轉車，等車種種辛勞！就在菩提場包了一輛汽車，以車代步。不僅減少了人的跋涉，也節省了不少時間。而駕車的又是一位年青喇嘛，我們車到鹿野苑中華佛寺適巧爲佛初度五比丘的人數，真是不可思議。我在該寺又發現戴季陶先生於二十九訪問印度時，曾親書一銅碑懸掛在中華佛寺內，供人閱覽，我費了一個晚上把它抄回來。

菩提場，不僅有中華大覺寺，並有泰國佛寺，錫蘭佛寺聯絡處，另有一所西藏廟。共有六七十名喇嘛，一面修道，一面做工以維持生活。我國宋仁宗及皇太后於明道二年，即西紀一〇三二年，曾爲追薦太宗皇帝乃遣僧懷問至菩提場金剛座側建塔一座，並勒石紀念，此一石碑，早爲印度人埋藏不見了，今人也不知那一座塔爲宋朝所建。

其餘八聖地中的遺跡，不是斷壁殘垣，就是一片廢墟。昔日靈鷲山法華會上，天龍八部，千萬聽衆，如今竟渺無人煙。令人不勝感泣，王舍城已無城可尋，大迦葉集合千聖結集三藏處，早成廢墟，鹿野苑初轉法輪度僧陳如五比丘處，僅剩土壘山崗。舍衛國，涅槃場，祇樹給孤獨園，地處北印度，人跡稀少，更顯得一片荒涼。我在涅槃堂，目視大慈悲父臥在堂

中。不禁淚從中流，感到萬分難過！

四、中華民族的光輝

今日八聖地的遺跡，全靠佛寺來點綴。在一百年、二百年前，根本沒有一所佛寺。七十年前錫蘭達摩波羅居士，發願欲復興印度佛教，先在加爾各答興建摩訶菩提學會，復在鹿野苑興建錫蘭佛塔。日本佛教徒也在靈鷲山頂興建了一座圓頂佛塔。八聖地要以中國佛寺為最多，昔在室利笈多大王為支那僧所造支那寺，即現今之「中華佛寺」，由新加坡李俊承居士獨捐四萬元盧比重建。此外，菩提場中華大覺寺為湖北籍永慶師建，靈鷲山中華佛寺為四川籍福金師建，舍衛國雙林寺為湖北籍果蓮尼師建，祇樹給孤獨園華光寺為湖北籍仁證師建，都屬近三四十年間所築。現在八聖地中國籍的僧尼，共有八人。以福金（四川），善修（浙江），仁證（河南），廣清（雲南）楚緣尼（湖北），亦多六十多歲，悟謙（陝西）亦五十歲，以他年齡最青，也以他最能幹。並欲在加爾各答興建玄奘寺。因此，可以說八聖地為中國的八聖地。在八聖地的中國籍僧尼，大多數疏於言教，僅憑一個堅定的信心，一顆不怕苦的心願，和一種冒險犯難的精神，所以他們在異域國土內，沒得吃，沒得用，難行能行，難忍能忍的惡劣環境中，奮發自強，歷經三十年五十年，不等，一心要興建佛寺，用報佛恩。並欲發揮中華民族的光輝都冠以中華二字。這種莊敬自強忠貞愛國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的。就中以仁證，善修二僧，尤為傑出。

要知，在八聖地的中國籍的僧尼，都不是第一流聰明人物，多屬苦行僧。却與六朝時期到印度的高僧相反，那時到印度去的，都是第一流的人物。現在何以聰明人不能到印度去呢？因為聰明人理想高，多顧慮，怕吃苦。苦行僧，腦筋簡單，僅憑信心，不畏困苦，走盡天下都不怕，今日在印度的中國籍的僧尼，都屬這一類的人物。他們到印度，既不是乘飛機，也不是乘船，大多數是步行到印度朝聖，一住三十年，或五十年，由於他們不怕吃苦，不怕艱難，所以能在異國土內，興建佛寺，發揚中華民族的光輝，這於國家有榮譽，於民族有光輝的事業，只有苦惱人才能做到，所以他們成為今日中國在印度第一流英雄人物。因此，我們不能以智愚論英雄，也就是聰明人的成功，未必真成功，苦惱人未必真苦惱。古德說，聰明人不能見如來，惟有愚笨人才能見如來。由於苦行僧淡於名利，未被名利所惑，所以他們死後的骨灰，我想也要比聰明人來得輕些。八聖地中國佛寺唯一可慮的，就是繼承人的問題，現在中國籍的僧尼，都是六十、八十多的老人，假使沒有中國佛教僧侶前往接住，則中國人的財產，英雄的心血，都有被外國人侵佔或煙沒的可能！

五、佛陀之所以出生在印度

印度鄉村的建設，遠不及都市，環境衛生，尤其惡劣。雖說地大人多，而農村社會經濟，顯然落後。廣大地區都在荒蕪，無人耕種。而印度人大都對於生活缺乏競爭的趣味，寧願睡在地上受餓的逼迫，也不願為生活奔勞。固然，印度是個熱帶的國土，人民生活簡單，許多人仍然維持日中一食，不分男女身上僅披上一塊長布，甚至褲子都不穿。所以印度人自譽為天衣民族。佛當日所披的也是一塊長布，只是以偏袒右肩為區別，今日中國、日本、西藏、錫蘭、泰國僧侶所披袈裟形式，都是沿用印度天衣傳統而來。只是佛教興衰，加以長方塊的形式，說是福田衣，實是佛的一種巧妙說法。

在東印度，或北印度，無論什麼地方，都看見許多骨瘦如柴的老年人，或赤裸裸的兒童，又瘦又黑，不是睡在路邊，就是躺在街頭，我們看見這許多貧苦的乞丐，心裏非常難受。「我在菩提場西藏廟前，經過一趟，就把換得二百個五分錢就布施光了」。我想佛的國土怎麼會有這許多乞丐，這恐怕是帝釋天下凡來點示我們的罷？要我們精進修道，婆娑世界是個苦惱的世界，故有此種現象。或者是帝釋天有意變現這些乞丐，要來破除我們的貪心，要我們實行布施，因此，我馬上同心轉念，默念：「吾不敢輕視汝等，汝等皆當作佛」，於是我的心裏馬上就舒暢得多。從此，我在印度所見一切事，一切人，一切物，無不視為帝釋天的化現。所謂一色一香，無非諸佛法身。因此我把恒河的沙也視為帝釋天的化身。特地把它裝滿一瓶，帶回來供奉，在我看來恒河沙與月球岩石，具有同等研究價值，只是信仰不同而已。由於印度飲食吃不慣，寧願每餐吃幾塊餅乾，在北印度祇樹給孤獨園華光寺，我們睡在佛殿地上餓了一夜，從新德里到加爾各答，坐了四十個鐘點火車，每日只有冷水，餅乾充饑，我認為這都是帝釋天有意安排，使我多吃些苦，多讀些罪業。末景的人生，罪業太重，不到佛的國土，求哀憐憫，又怎能獲得究竟解脫痛苦呢？

我在印度的日子，雖不多，從加爾各答到新德里，歷經東印度，中印度，北印度，西印度，幾乎走了印度五分之三的國土，從都市到鄉村，所接觸的人，從大學校長、教授、學生、國會議員、軍人、農民，乃至乞丐，因此，我發現兩個事實，接近於真理。

一是在火車上看見許多印度人吃飯用右手抓，大使用左手洗，那種惡作劇的習慣，使人看了厭惡欲嘔。我想一個國家乃集合多種民族而成，一個民族的養成，又類同一血統、語言、文字、習慣、宗教。而印度為一宗教、語言、民族極複雜的國家，世界所有稀奇古怪的邪教，印度都有，而方言土語多達一百七十多種，所以印度史上和平統一五印度時期很少，這該是主要的原因。一個民族習慣的不同，決不能和平相處，以東方人看印

度人，吃飯用右手，大便用左手，無論怎樣協調，都不能共同生活的。因此使我獲得許多啓示，佛之所以出生於印度，就是要度印度人的啊！印度人所受的那種饑餓炎熱種種逼迫，只有印度人才能忍受，所以佛說婆娑世界是苦惱世界，該是指印度而言罷！同時，佛所說六和制度的身和同住，並非僅僅爲少數僧侶而說，實對多數不同習慣的印度民族而說。因爲佛所說許多法門，都針對當時印度社會時弊而設。例如印度那教多達九十六種，所以佛說八正道以正知正見爲首。印度人窮的最窮，有錢的人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富翁。佛爲解決印度社會貧富懸殊，既不主張流血鬥爭，又不採取暴動主義，而用慈悲、柔和、說四攝法，說六度，鼓勵有錢的人拿出錢來實行布施，不特幫助政府解決了社會的危機，並且自己於來生還要獲得巨大的報酬，於是有了錢的人自動的把錢拿出來布施給窮人，這是佛說布施真正的意趣。同時，佛爲消除窮人對富人的怨恨，而用勉勵自己的話告訴說人的貧富，全由各人自己的業力所感。現前有錢的人，全由他前生修行布施，所得的報酬。所以對有錢的人，不特不要嫉妬他，怨恨他，而且要自己反省，責備自己前生沒有行布施，所以今生窮苦。佛的這種善巧說法，不僅和緩了社會貧富間的衝突，消除貧富間的怨恨，並使人的心境的進一步開放，思想的進一步創新，遂使社會秩序更趨向合理的安定。佛說一切衆生皆可成佛，乃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要鼓勵社會一切賢愚，不肖奸惡份子，都做好人，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社會危險份子，這比除暴安良的政策，更具積極性的人性味，而符合了佛家慈悲主義。聖雄甘地不主張暴動政策，倡導不合作反英帝國主義運動。顯然是受了佛陀偉大的思想啓示。

人類世界唯有藉宗教信仰可溝通不同的意見，謀求人與互助、互敬、合作，導致人類永遠和平，我在印度、在泰國、在星馬乃至印尼所接觸的印度人、泰國人、印尼人，都是不同國籍、種族，而以共同宗教信仰關係相見，互傾心懷。不特我們心靈相通，意見一致，並有一共同的願望，那就是光大佛教，人類世界始有和平希望。因此，又使我獲得了啓示，那就是人類唯有賴宗教可溝通不同的意見，導致世界和平。

六、佛法的重心仍在印度

古人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那是說從書本上所得的知識，未必正確。此如說許多人懷疑印度早經沒有佛法了，這次我訪問印度後，發現以前人的懷疑，都是錯的。現在印度不特有佛法，並且正在積極推行佛法。即以那爛陀大學，及梵文大學而言，這兩所大學不僅教授梵文、巴利文，及研究佛學，印度哲學。而那爛陀大學，並教授藏文、蒙文、中文、日文，也就是要透過亞洲各種語文來研究印度佛學思想的發展。同時，在菩提場，興建世界佛學苑，「中華佛學研究所」十國佛學研

究所一旦成立後，不獨集合全球佛學專家學者於一堂，共同研究各國各乘、各宗、各派、佛學教義與教理，以求融會貫通，發揚光大，將爲世界佛學研究與弘揚的中心。因此：

一、今後佛學研究的重心，仍在印度。梵文、巴利文爲大小乘經典聖語，那爛陀大學及梵文大學，既以研究梵文、巴利文，及亞洲各國語文爲宗旨，將來對於亞洲佛學研究必有卓越的成就。

二、佛教傳出印度，已大大變了質，中國已爲儒學化之佛教，日本已爲社會化之佛教，西藏已成婆羅門之佛教。大乘佛教思想已爲異教思想滲透其中。今後要研究佛學思想的發展，不可僅從中國、西藏，或日本研究起，必要從印度佛教思想根本研究起。

三、今日印度佛教，因受錫蘭、泰國、緬甸，小乘佛教徒活動的影響，顯然缺乏大乘佛教精神。東方佛教的日本、中國，素以弘揚大乘佛教馳名世界。希望能有少數熱心大乘佛教的大德，至印度弘揚大乘，使大乘佛教於印度重振旗鼓發揚光大。現在印度那爛陀大學，及梵文大學，都希望東方佛教青年前往留學，希望我國青年有志的僧伽，踴躍前往步文獎，義淨的後塵。發揚佛教精神。

四、由於印度地大物博，環境幽雅而寧靜，民風樸素。宗教及學術風氣非常濃厚。不像東京、臺北、香港社會繁榮，沉醉於功利思想中。因此印度國土，不獨適宜修道，更宜於讀書。故印度多專家學者。在印度讀書固然可成功，修道更能成功。希望我國青年僧伽不要錯過時機。

從泰國到印度，看到南傳佛教的僧侶，雖說他們爲形式主義，但實際觀察起來，南傳佛教制度，不僅接近原始佛教的遺像，確能遵守日中一食，三衣一鉢，佛制的制度。不論內心怎樣？在外表上做到不貪（日中一食），不蓄金錢，標準的沙門。不像大乘佛教的僧侶，不僅一日三餐，還要講究補品，經營經濟，要有代價。寺廟變成市場，僧侶爲成明星，出入交際場所，完全墮入名利旋渦。還有什麼大乘佛教理想及僧家的風格。

在新德里僅停二天，寓居丘姓華僑家裏，得與胡季藻教授暢談西藏、印度，及梵文大學，及太戈爾大學諸多問題，隨以「中印佛教交通史」贈予胡君。參觀尼黑魯大學，並至聖雄甘地墓地致敬。新德里不僅馬路寬大，而都市建築，公共設備，交通秩序，夠得上首都的風格，而環境也比加爾各答好得多，市區貧民也較少。僅有一次於內街看見地上一堆牛糞，隨即有一貧民婆子，用手把一堆牛糞挖起，用紙一包帶去。究不知她的用意何在？加爾各答郊區牛糞居然上了牆壁，想不到二十世紀的牛糞仍有着用處？我是十月初起程，至十月二十七離開印度，轉往印尼訪問。在印度先後僅有二十多天，可說走馬看花，談不上心得。同時，這次在印度、印尼各地先後攝了四卷膠卷，因當時未能沖洗，不知是否光線不足，回來沖洗全成白卷，這在我個人感到最大的損失！

印度鹿野苑中華佛寺碑文

戴季陶先生遺著

余蒙三寶加被，夙世因緣，值摩訶菩提會年會之期，來禮初轉法輪聖地，並得參與勝會，瞻禮舍利，聞諸善知識之圓音。而余等一行，亦適為五人之數，希有奇緣，永銘肺腑。敬仰大會，十方雲集，慈悲方便之諸種布施，無不為世界人類獲大光明而除纏縛之偉大因緣，蓋余確信今日世界人類貪嗔痴等諸毒，實已充盈，於是發而為難之災及其業因既熟，業果已成，雖有小善小信之人，為強凌弱，衆暴寡之大惡所誤持，亦不能免於痛苦災厄，當此末運，欲挽回大劫，救濟人羣，實捨與隆三寶而未由也。中印兩大民族之文化因緣，其年代久遠，殆不可考，而據歷史所昭示於吾人者，則放光明於佛生之日，周之史常載在典冊，及於漢代，金之示夢，蔡愔奉使，白馬載經，竺騰西至，大化東行於茲肇始。自是厥後，代有傳人，及乎隋代，瑞相降臨，奉茲正統，正法益隆。唐代建國，混一華夏。海宇澄清，八方瞻敬，承茲隆運，乃誕聖僧玄奘三藏，是其人也，究通六藝。雅擅文詞，經學內典，備通梵學，西域方言，大體通曉。於是杖錫西邁，遠涉流沙，周遊西土，十有七年。歸國以後，尊為帝師，翻譯三藏，十二部經典，凡六百餘部。都數千卷，天竺聖藏，至是大備。其時前後，北履流沙之危，南涉風濤之險。來華傳道之聖僧，赴印學法之高賢，數百年間從未間斷，其來華者，高風亮節，無不師表百世。感格人天，受禮敬於當代之人王，傳行法於萬世之竹帛。有若羅什之於姚秦，達摩之於梁代，其餘賢者，譬竹難書。至若不空三藏，職授鴻臚，位重平章，為帝王師表，作萬家生佛。灌頂弟子，數以百萬；從學之士，座位百千。雖位隆乎政教，而心止乎慈悲。戒行淨潔，慧業崇高。再傳末徒，弘法東海，布梵音之淨種；造優國之聲文。斯尤外國賢哲，行道中國。足稱異數，堪為楷模者矣。其中有中土行道之士，崇聖之夫。始自漢明，經唐歷宋，此中高士，譬竹難書。所謂高僧求法，離長安去者百人，歸無十，其艱難辛苦之情，前仆後繼之誠，捨身為法之勇，慈悲救世之心，洵可比蓮花之淨潔，喻雪藏之崇高，洗世間之染污，離無明之覆障。亦足稱應供而無愧，號菩薩而

足當矣。

此千餘年間，尤有足為吾人紀志者。文成金城以帝女之貴，下嫁吐蕃，奉經像以俱西。誕賢王而有種，大開宮闕之門，廣延大德之士，於是王宮賢嶺之賢。鹿苑祇園之士。連袂東行，普宣大化，今之藏、衛、青、康、蒙古、滿洲，西起雪嶺，東迄龍江，北踰瀚海，南抵長城，蒙慈悲甘露之潤澤，受方便法輪之轉運，億萬衆庶悉為佛子者，究厥因緣，亦足嘉矣。如是中印兩國國民數千年間，其相愛相親相友相教者，惟是一純潔無垢。真如不二之慈悲喜捨，無量大心之所成化。所發動如咒字寶輪，如意吉祥，得大自在，永無休止，雖愚夫愚婦，莫不感於大慈悲父，釋迦牟尼佛之教澤，知學善生子之敬禮六方，損除我慢；蓋世界人類之幸福，實除人人自抑其狂象之念。歸於菩提大道外，更無可以獲得之途徑也。今世界之黑暗，人類之痛苦已極矣。凡科學文明，諸種利器，本足用於增進人類幸福者，無不一變而為毀滅人類生命，慧命之工具，此豈科學足以為害哉，凡人之心為無明之所障覆，於是三毒攻其心，十惡蔽其體，以無明嗔發動機，三毒為燃料，十惡為工作機，人間世界遂化為地獄，果人人復其覺性，化無明為菩提，化三毒為慈悲喜捨，化十惡為十善，則一切法無非佛法，人人本體，自是金剛，一切科學悉為輪寶，如是勸戒化導之功，轉惡為善之力，世界最大之中印兩國國民實具足之，且其貴亦實無旁貸，我國父孫先生常以恢復固有道德、智能，迎頭趕上世界科學文化二語教我國人，余亦敬以此二語奉告我印度之良師益友。蓋六度之功，四攝之行，亦實賴方願力智以為之助也，敬以至誠禮敬我大慈悲父，願重加被，俾我兩國之民，諸願成就，世界衆生悉得安樂，法輪常轉，佛日增輝。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冬戴傳賢敬述

民國六十年十月十八日東初錄於印度鹿野苑中華佛寺。

印尼閣婆佛塔之簡介

東 初

印尼最大的佛塔，就是閣婆 Yava 佛塔。閣婆又作社婆，或作耶婆提 Yava-dvipa，或作閣婆婆達，或作葉調。即指蘇門答臘東南位於 Borneo 島南之爪哇 Yava 島而言，又名詞陵，或波陵，都是同島中部或東部的總稱。這是中國和印度海上交通的中路站。閣婆與我國發生關係，早於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永建六年，（一三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帝賜調便金印紫綬」。就中葉調，就是閣婆的舊音，元朝始改譯稱爪哇。這是二世紀初印尼與我國關係史上最早之記錄。

印尼與我國佛教發生關係，則在五世紀初法顯法師，自錫蘭回國經九十日海行，抵達一國名耶婆提（爪哇），「其國婆羅門與盛，佛法不足言」。這是中印兩國發生佛教關係的開始。法顯後來未幾，歸實僧求那跋摩續抵該國弘化，當時國王名婆多加，王母聞跋摩至，深為恭敬，從其受戒。不久又勸王受五戒，後王於佛法發生信心，竟欲出家修道，經羣臣勸阻，乃約法三章：一、戒殺，二、奉「和上」為師，三、王所儲財物，散賑貧民，遂終止出家。故知印尼佛教於五世紀初，經法顯，跋摩弘化後，始奠定其基礎。當時印尼佛教純為小乘上座部及部份大眾部。

隋唐兩季，我國高僧取道南海前往印度求法的人數，多達四十餘人。就中以會寧、義淨、大津、貞固、法朗、道宏、孟懷業與印尼佛教關係最密切。會寧嘗於六六四至六六五年間與中爪哇人若那跋陀羅（Vrabhadra）合譯涅槃經後分二卷，傳入中國。義淨停留印尼先後約十年左右，他與貞固等譯經及抄寫梵本經典工作，所作南海寄歸內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及所譯雜論十卷，實際上皆完成於印尼。唐玄宗時金剛智亦循印尼而來。開元六年不空十四歲即於此謁金剛智，開元八年携來中國。近世印尼及巴列島發現有關密教梵文寫本佛像，多屬密教性質。於此所知印尼曾奉行密教，這是屬於大乘佛教的一種。現在爪哇島從 Buro-Budur 起，Jabang, Prambanarn, Melang, Panatarang, 及 Tumpug, 都有莊嚴寺塔存在。就中 Buro-Budur 中 Kadu 縣 Magerang 佛塔，最具有考古價值。西曆一千八百十四年，英國總督 Raffles 發掘始，即介紹世界。這是印尼現存佛蹟中最偉大者。但許多小塔內所安置的轉法輪釋迦牟尼佛坐像，僅是一尊無頭佛身。以及諸多部位遭受有計劃的損毀。其受毀的理由，或說由火山爆發，或為回教所致。但其建築雄壯，僅塔基見方四百二十一尺，共為九層，最頂上為一大塔，總高約二百尺。用暗黃色安山岩方石砌成。從基層至第五層，取復几帳面，第六層取單几帳面，

均為方形。以上七八九三層為圓壇。而第七層上三十二座小塔，第八層壇上二十四座小塔，第九層壇上中央大塔外。另有十六座小塔。合計七十二座同型同大的小塔，相輪為八角柱，所作輪等。此等塔各皆立於大蓮臺上。各塔中央安置轉法輪契印結跏趺坐釋迦佛像，塔身周圍，各穿空六十四個菱形孔。第九層中央所築大塔，是本建築的中心。基底直徑五十三尺，露盤上有高大八角柱相輪，今上半已損毀。各層連接的階段，四方為同一型式。各層貫通中央，一直線達第九層。第一層至第六層其型狀逐漸縮減，其餘副部充露天迴廊。其間兩側壁面，無餘寸地，彫刻佛傳及本生譚等圖相。就中內壁分上下二段。上段多數設佛龕內安置坐佛像。用尖拱，橢圓拱等印式。並施以微細裝飾文樣，又龕頂上安小塔形。層層重疊佛龕林立，佛龕所安佛像。第一層第二層的迴廊各百四尊，第三層八十八尊，第四層七十二尊，第五層六十尊，第六層平坦不作龕形，及七八九三層小塔內合七十二尊，凡五百四尊。其造像手法多為印式。相好圓滿，透過薄衣現出流麗衣文，彫法妙極。又龕背面上層外側壁及內壁下段壁面分上下二帶，更縱區劃數額面，各各施以精巧的浮彫。額面總數二千四百餘面。其中千七百餘面，今尚完全。畫面以佛傳及本生譚為主。其他所刻香華供養及風俗等多種，其構想極為巧妙，全副能維持緊張，羣像姿勢頗富有變化，樹木及屋宇配置相當適宜。充份顯出豐滿雅麗的風格。柱為健狀羅系，亦有屬中印度系，塔為中印度，類似錫蘭，或為緬甸先驅。其他細部的手法等，而與中國、安南、柬埔寨等同工異曲的例子亦復不少。其採用各國樣式手法，可說為集多種樣式混合而成。其建築年代亦有多種說法，近人於佛臺基下曾發現簡銘文，謂西元八五〇年左右所建，另據近人於蘇門答臘所發現之碑刻考，則為爪哇阿的亞哈瑪大王（Maharajadityadharma）所建。其於西元五六六年，於爪哇建造七級浮圖，說者即指此塔。但仍以九世紀半頃所建最為有力。

現在 Prambanarn, Buro-Budur 東南二十里地方。有七個佛寺存在。就中 Chandi Lolo Jongrang 其建築為最古，劃七百二十尺四方為外圍，內建百五十六字小堂，又內圍劃二百六十尺四方，內建六字小堂，如是小堂，構成一佛寺，其他與此類同型。

印尼佛教缺少文獻資料。石塔佛寺，為考證印尼佛教史唯一依據。各島所存寺塔，頗多具有考古價值，因時間所限，未能作全部調查考證，僅簡介閣婆佛塔於上，其錯誤在所難免，尚祈專家學者多予指正。是荷！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日東初謹識

向中國佛教會報告

謹啓者，東初今奉應印度佛教僧伽會及印尼佛教會邀請前往弘法，藉以傳播中華文化。東初乃於十月四日起程經曼谷轉達印度。於同月二十七日離開印度，回程經星加坡於十一月四日逕往印尼訪問。於同月十八日經星洲直返臺北。茲將兩地訪問經過，簡述如次：

一、印度部份 這次訪問印度，主要在朝聖。此外並訪問比哈爾省那爛陀大學及聯合省梵文大學。此兩所大學，均以教授梵文，巴利文，佛學及印度哲學為主。故知印度政府雖未積極倡導佛法，却於大學教育推重佛學，使佛學於國家教育上奠定基礎，似比直接提倡修建佛廟更為有益。余嘗與兩校負責人商量，准許我國僧伽前往留學，並承蒙准許兩至四名可免繳學費，以示優待，並代為申請獎學金。

加爾各答佛學院暨旅印僑胞發起興建玄奘寺，藉以增進中印兩國人民之友誼，並獲總統親題玄奘寺額，以示嘉勉。余在加爾各答作多次演講：一、在雙十節國慶大會宣講：「中印兩國人民應記取歷史之教訓」，二、在培梅中學宣講：「玄奘在中印文化史上之地位」，三、在摩訶菩提會宣講：「復興印度佛教」。三次講演聽眾以雙十節人數為最多，在一千人以上。培梅中學，多為學生，約六七百人。摩訶菩提會最少，僅百餘人，但有印度國會議員及多數印度人在內。每次演講，隨即刊載當地「印度日報」，隨後即有多人來訪。

現由全印國際佛教僧伽及佛教名人教授發起於釋尊成道之菩提場，創設世界佛學苑，佛教大講堂，佛教圖書館。世界佛學苑將分設泰國、印度、中國、日本等十國佛學研究所，先籌建「中華佛學研究所」，以為倡導。由泰國、印度、錫蘭等八國，先各捐十萬盧比，以供建築費用，並推泰國佛師主持方丈為總會長，及那爛陀大學校長迦葉波與摩訶菩提會秘書長吉那拉坦那為副會長。刻正於中華大覺寺內興建「中華佛學研究所」。

八聖地中華佛寺，正缺乏住持僧，希望

中佛會選拔賢才前往接住，藉以促進中印文化交流及兩國人民友誼之改善。否則，中國人心血與財產，將落於他人之手。

二、印尼部份 印尼與中國歷史文化之關係，主要在佛教。我國最早抵達印尼之高僧，則為五世紀初之法顯法師。隋唐兩季，取道印尼前往印度之高僧，多達四十餘人，就中以義淨、會寧等最為顯著，義淨之南海寄歸內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以及新譯雜論，實多於印尼撰成。而會寧嘗與印尼高僧若那跋陀羅。合譯涅槃經後分，共傳二卷，傳入中國，斯為中印佛教關係史上最有價值之記錄。

印尼佛教史上之黃金時代，則從六世紀至十二世紀間，九世紀半所建之闍婆佛塔，迄今仍在，頗有考古價值。其彫刻之精緻，技術之巧妙，類似錫蘭、緬甸，為同一接構。其手法與我國，高棉同工異曲者不少。之系統。」印尼現有佛寺，約三百多所，多係華僑於三百年至四百年間所建，現有僧尼十多人，多為福建興化及廣府人，客家人亦不少。信仰佛教者，固多華僑，但印尼人信奉佛教者，亦復不少。印尼之佛教會，多由印尼人所領導，共有七十多分會，會員貳萬多人，居士會會員壹萬多人。佛教信徒，約一千萬人以上，此為印尼最有系統之組織，亦即復興印尼佛教最大之力量。

印尼政府雖禁止華文教育，但信佛的華裔，仍暗中研讀華文經典，目前印尼佛教，最缺乏者，即為華文經典及通俗宣傳品，希望中佛會能與有關方面協商如何能使華文宣傳品傳入印尼，實為當務之急。余在印尼亦曾作多次演講：(一)在雅加達佛教會宣講「弘揚佛法與傳播中國文化」，(二)在同善堂宣講「中國與印尼歷史文化之關係」，(三)在祥慶堂宣講「在復活中的印尼佛教」。臨別又在同善堂宣講：「世界各地佛教近況」。每次聽講人數不多，且多屬華僑。嘗訪問印尼佛教會主席蘇拉濟准將，及居士會主席蘇曼德利，二人均為極熱心的佛教徒，並有計劃復興印尼佛教。並希中佛會今後對海外佛教發展，多予鼓勵與協助。

綜上所述，用以報告。謹上 中華佛教文化館 東初 謹啓

中國佛教會

十二月初一日

那婆那爛陀大寺 (NAVY NALANDA MAHAVIHARA) 計劃書

於印度帕特那 (PATNA) 那爛陀

那爛陀不僅有輝煌的歷史，且在增進印度文化方面，一向皆有偉大成就。它在宏揚印度文化方面曾經擔任一個重要角色，特別是將佛教的空理 (ideology) 推廣至幾乎遍及亞洲國家，如西藏、中國、蒙古、韓國、日本、緬甸、錫蘭、泰國、柬埔寨、老撾、越南等。即使是時至今日，那爛陀這個名字仍然是此間一個活的靈泉。以上所述各國不僅都知道那爛陀對於它們文化、文學及精神傳承的貢獻，並熱切希望那爛陀再度恢復它的原有光輝。

貝哈省 (Bihar) 省政府爲了復興它的固有光輝，特於那爛陀大學 (University of Nalanda) 舊址附近，因陀羅普希卡杜里 (Indra Pushkarini) 湖岸建立此一研究院 (Institute) 本院大廈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日，由印度總統普拉沙博士 (Dr. Rajendra Prasad) 主持奠基典禮，並於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日在副總統拉克里希南博士 (Dr. S. Radhakrishnan) 主持下，正式啓用。

交通概況

至那爛陀之路——那爛陀有一寬闊的鐵道，與東方鐵路 (Eastern Railway) 德里—帕特那—荷拉幹線 (the Delhi-Patna-Howrah Main Line) 交叉點布克鐵道 (Bukhtiarpur) 相銜接，省公路局亦有班車往返於帕特那、布克鐵道及拉吉爾 (Rajgir) 之間。那爛陀大寺建築距離那爛陀火車站 (Nalanda Railway Station) 約有一哩之遙，車站經常有交通工具可供使喚。

宗旨與目標

(1) 在那爛陀古老的精舍園觀 (Viharas, 師生共同研習高深學術之處) 之間設立一所研究院，透過梵、藏、中、蒙、日及其他亞洲國家語文，促進巴里語文、文學，及佛學 (Buddhology) 之高深研究與學習。
(2) 設立一所現代化的巴里文、梵文及其他語文之佛教文獻圖書館，蒐集圖書與文稿，包括有關巴里文及佛學之現代出版品，並旁及有關現代思想之文物，俾供比較之研究。

(3) 容納精於傳統僧院學識之僧人及居士學者，使之熟習現代化之研究方法及其比較研究。

(4) 與貝哈省各同類研究院合作，以彼此互惠及避免重覆爲原則，與之協調之研究工作。

(5) 收容合格大學之畢業生，訓練他們，使之研究巴里文、梵文，及其

他語文之佛學，並使之熟悉古代學術之深奧奧妙。

(6) 派遣學者與教授至世界各地認可之佛學中心，特別是隣近之佛教國家，直接追求有關各國傳統文化的知識，並恢復印度與其他各國原有業已消逝之文化關係。

(7) 邀請世界各地傑出佛學者前來本院參觀，並作專題演講。

(8) 精編、精譯、出版來自巴里文、梵文、藏文、中文、日文、蒙文，及其他語文之佛學著作。

(9) 蒐集出版有關佛學各方面之原始及研究作品。

教學

本院免收學費。

本院目前在摩竭士大學 (Magadh University, 卽 Gaya) 碩士 (B.A. 班) (M.A. (Pali) Course) K.S. 梵文大學 (K.S. Sanskrit University, 卽 Darbhanga) 卽里文阿闍黎班 (Pali Acharya Course) 及日、華、藏、北印語言課程中施行教學。除此之外，本院尚在摩竭士大學訓練修習哲學博士 (Ph. D.) 及文學博士 (D. Litt.) 學位之學者。本院配合省政府舉辦之亞洲主要國家語文及北印語文 Diploma courses 計劃，自一九五七年起在 Diploma courses 中開設下列語文之正規班級：(1) 北印度語文 (2) 中國語文 (3) 日本語文 (4) 西藏語文。每一科目爲期二年，其課程表已由數種語言專家集體擬就。此中語言課程爲所有學生必修科目，至於外國學生，北印度語文爲必修科目，亦可選修 Diploma course 中之任一科系，亦即中文、藏文、及日文。至於修習碩士學位之學生及研究者，有義務選擇一個 Diploma 課目。不論是日、藏、或梵文均可。本院爲 Diploma 學生每年舉行一次考試，學生於 Diploma Courses 修習完畢後，即由本院頒發及格證書，通過語言課程之考試，爲學生請准參加碩士考試之停止條件 (Conditional precedent)，本院聘有外國及本土著名學者，擔任北印語、藏語、華語、及日語教學，試驗結果證明，北印語對外國學人頗有吸力，而華、藏、日語，即使是外來學生，亦頗感興趣。

入學原則

(1) 碩士班 (M.A. Course) —— (A) 印度大學畢業，以經巴里文北印文學或梵文作爲選修科目 (Optional subject) 者，均可申請參加，巴里文課程爲期兩年，外國大學畢業生，於申請加入碩士班前，必先

查明其所持學位與摩竭大學士學位是否相當。

(2) 東方學者亦可獲准參加為期三年之碩士班，凡持有錫蘭巴里文 Pandita Pariksha 學位，通過緬甸巴里文 Pabana Gyi Examination，或通過泰國僧伽 (Thai Sangha) 巴里文檢考局 (Pali Examination Burma) 第六級 (Grade VI)，或持有東南業 Mahapatyati Uttama Vija of Buddhikavitalaya，或梵文大學 巴里語阿蘭契或孟加拉 (Bengal) Pali Visarada，或 Assam Sanskrit Association 者，均可申請加入此一碩士班，申請人於參加碩士班考試前，必先通過摩竭大學一項學士標準的英文特別檢考 Special English Examination of B.A. Standard 對於此等申請人相當的英文知識是不可缺少的基礎，對於此種特別英文檢考，本院設有預備教學。

(3) 巴里語阿蘭契 (Pali Acharya) 一凡持有上述東方學位之東方學生，均可申請加入此一為期兩年的巴里語阿蘭契班。

(4) 研究課程 (Research Course) 一申請人至少曾在印度大學碩士班修習因明學 (Indological) 一年。如係外國大學畢業之碩士，在進入本院之前，必先獲得摩竭大學之許可，其所選修之研究科須以佛學中之任一科門為準。如有可能，申請人將科目綱要 (A Synopsis of the Subject) 隨同申請表一併寄送，修習哲學博士學位之學人可於註冊後兩年期限終了前將畢業論文送呈摩竭大學審查，修習文學博士者，則於入學後三年期終前送呈。

所有申請表於六月三十日前送達：The Director, Nava Nalanda Mahavidara. 外國學生申請表應透過各該國駐印使館轉達。

圖書館

本院有優良圖書館一座，收藏亞歐各種語文圖書，及手稿二萬餘冊。開放時間平時上午十點三十分至下午四點三十分，夏季為上午七點至十一點，例假休息。

本院圖書館發展頗為迅速，一座擁有現代研究圖書館設備之新型圖書館大樓業已完成。

研究所學期

本院學期通常自七月之第二週開始至五月之第一週結束，其間有大兩假期，其一為十至十一月間為期約一個月，另一為五六月間為期約兩個月，確實日期屆時通告。

本院辦公室工作日常辦公，辦公時間為每日上午十點三十分至下午四點三十分，夏季辦公時間為下午七時至十一時。本院已有電話裝置。

住宿與飲食

本院設有宿舍，儘可能供給學生免費設備，且有合格醫生經常至宿舍服務，並備有急救醫藥。那爛陀大學設有廚房餐廳、電氣、自來水及其他

現代化之設備，均有設置。那爛陀大學設有完備之客房二間，由當局分配時間，接待訪問本院之著名學者。

薪水與獎學金

對於阿蘭契、碩士及研究學者，均略備獎學金，給予優秀學生，其數每月阿蘭契二五盧比，碩士三五盧比，學者一五〇盧比，受領人必須經常遵守院規。

學術計劃

於學者及本院教職員擔任個別之研究計劃時，本院有一期長研究與出版計劃。部分研究工作業已開始，頃又著手編輯及印行 Pali Tritaka 及部分梵文佛學測驗的 Devanagari 版，此外，本院並準備經常出版論文集，手稿之辨讀、目錄及研究期刊等。出版主要限於研究學者及本院教職員在所作或透過計劃在本院所作之作品。

呈：

The Director,

Nava Nalanda Mahavihara, Nalanda Patna (India) Sir.

印度敬啟者：

本人申請加入文學博士班、哲學博士班、碩士班、阿蘭契班，願意遵守貴院規定，茲將個人資料開列如下：

日期：..... 申請人簽名

1 姓名 (大楷正字)

2 父名

3 家庭住址

4 現在通訊地址

5 出生日期

6 最後參加之機構名稱

7 國籍

8 宗教

9 學歷：(Academic career)

考試 科目 年 大學 附註

名稱 二 三 四 五 六

名稱 二 三 四 五 六

名稱 二 三 四 五 六

名稱 二 三 四 五 六

名稱 二 三 四 五 六

名稱 二 三 四 五 六

名稱 二 三 四 五 六

名稱 二 三 四 五 六

名稱 二 三 四 五 六

名稱 二 三 四 五 六

名稱 二 三 四 五 六

名稱 二 三 四 五 六

名稱 二 三 四 五 六

1110 附送原件之正書，考員件數

以下由院方備填

上中央黨部書

釋東初

竊以東初近應印度佛教僧伽會釋悟謙法師及印度尼西亞佛教僧伽會釋體正法師邀請，即將（二月中旬）前往宣揚佛法，傳播中華文化。東初深知中國與印度同為亞洲文化兩大巨擘，又同受佛教文化熏陶極深，是故兩國不僅疆土相聯，而文化交流關係亦甚密切。印尼與中國早於二世紀初，即發生關係，五世紀我國高僧法顯法師，西遊印度，經由錫蘭，取道印尼回國，停留該地五閱月，遂奠定印尼佛教基礎。六、七兩世，中印佛教碩德，東來西往，取道印尼者，多達四十餘人，是故印尼與中國佛教歷史文化之關係，亦復悠久深切，九世紀半印尼所建之佛塔，迄今猶在，其雕塑藝術，實為南亞之冠，如此珍貴及輝煌之史蹟，實值得吾人記取與學習。東初此番應邀前往，除考察有關中印文化史蹟者外，藉以宣揚大乘佛教及傳播中華文化，以及國內歷年來各項輝煌之建設與乎工商各項之進步，以此喚醒僑胞及加強其對祖國文化，反共建國之信心。

查釋悟謙法師，本為陝西人，其於大陸撤退前，經由西藏逃至印度，其與西藏佛教喇嘛亦多有聯絡，實為溝通漢藏友誼最好之媒介。其於加爾各答刻正籌建玄奘寺一所，以弘揚中華文化。其興建玄奘寺之動機，據說：由於中共早年蓄意於印度興建玄奘寺，以欺騙僑胞，不料興建之初，中共即對印度發動戰爭，致使該寺工程中途而廢，中共陰謀未能得逞。今悟謙法師，另行擇地，興建玄奘寺，實為揭穿中共統戰之陰謀，以資爭取僑胞歸向祖國，及加強其對祖國傳統宗教文化之信心，其用意極為深遠。際此亞洲撥亂政治之今，中印兩國共同合作維護亞洲和平之機運，即將來臨，而佛教又為中印文化關係之主流，值此時機，擬請鈞部簽呈

總統賜題「玄奘寺」額，由東初攜帶前往，以示總統崇尚佛教之德意，不惟對旅印僑胞及藏胞為一極大之鼓勵，即對中印兩國人民友誼，亦可預收啟發增進之功效。是否為當，尚乞

尊裁！

謹呈

中央黨部

佛教文化

（季刊）第十四期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發行人 東

編輯人 方甯

發行所 佛教文化社

印刷者 協進印書館

臺北市北投區光明路二六〇號
電話：八九二五五〇號

臺北市赤峯街三巷二十八號
電話：五四八〇〇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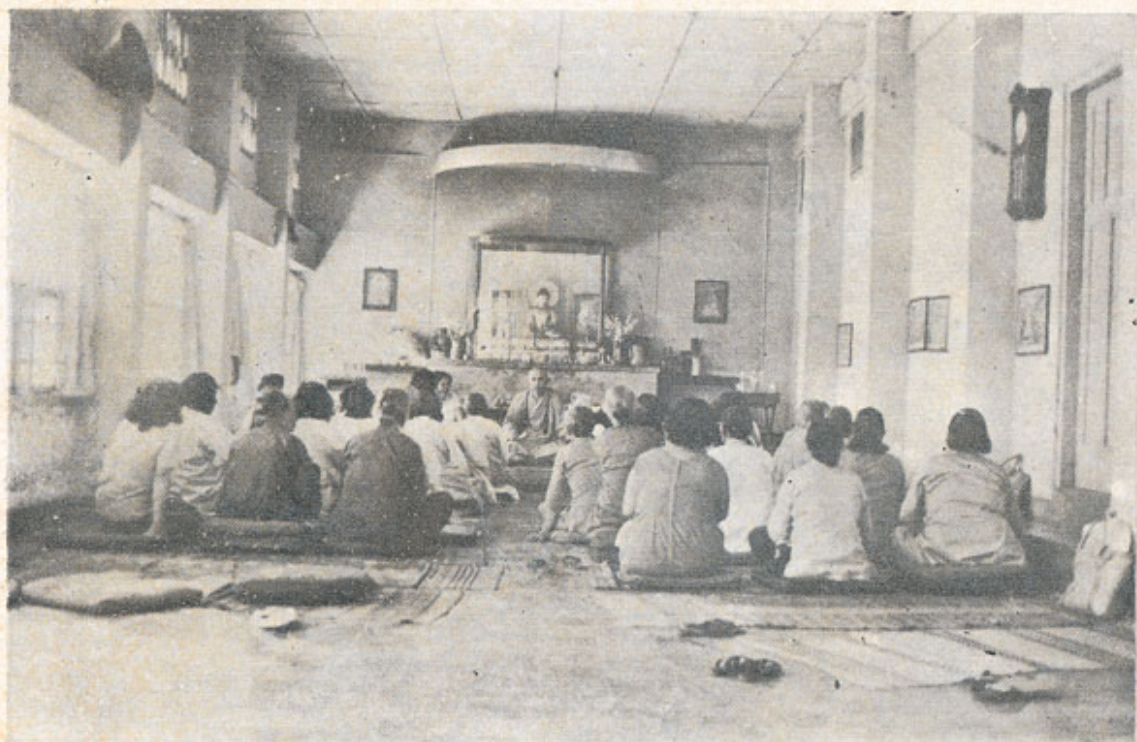
本期要目

- | | |
|-----------------|-------|
| 中印兩國人民應記取歷史上的教訓 | 東初法師講 |
| 復興印度佛教 | 李鳳芳譯講 |
| 如何改善中印兩國之關係 | 東初 |
| 玄奘法師在中印文化史上之地位 | 東初法師講 |
| 中國與印尼佛教歷史文化之關係 | 葉秀梅譯講 |
| 印度佛教的現狀 | 東初講 |
| 孔子闢公都在印尼 | 東初法師講 |
| 世界佛教各地之近況 | 李佩蘭譯講 |
| 在復活中的印尼佛教 | 東初法師講 |
| 印度朝經紀要 | 定海譯講 |
| | 東初 |

內政部內版台誌字第二〇九四號
中華郵政台字第二〇二二號執照登記
類新聞紙



塔佛婆闍尼印



講演會教佛達加雅在師大初東